序

同年録序

此正德丙子四川鄉試士同年録也録何齒序也士序何公録名序私録齒序也何取乎私録也公録録於公　令也私録視公録異焉諸士録之義起者也私録視公録何異也公録詳録重禮私録重情是故録之録之也者重齒也録成諸士執而序進秩然再拜曰請惠教焉予曰何言哉夫士誠僞義利趨舍背焉千里徃者告諸子于

賦菁莪矣何言哉諸士悚然復再拜曰敢不惟夫子
教言是服請進教焉于曰何言哉夫士文行華實內
外初終出畏入肆榮辱幾焉昔者告諸子於歌鹿鳴
矣何言哉諸士肅然後再拜曰敢不惟夫子教言是
服請終教焉于迺闔其錄而告之曰吁美哉諸子之
志與可與論友矣夫友論重義合仁輔信成是故厚
倫崇義擇仁篤信以敦友也夫厚倫愛也崇義敬也
擇仁智也篤信勇也愛斯親敬斯恭智斯哲勇斯毅
友道備矣臣子尊卑政事措之已矣
故曰可與論友矣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言敢

也諸子勗哉吾將觀爾成哉諸士迺欣然復再拜曰
敢不重惟夫子教言是服

榮壽詩序

休命于其翁太學君爲
維　天子追崇禮成推錫臣工有差兩浙巡察張
公賢資如　制獲承
御史媪董爲孺人公方秉試士棘院
命至迺維翁媪降祥之期公北面稽首再拜祝曰維
天畀壽維　皇錫榮兼者鮮矣維予大人上章同
誕六泰並臻壽也爾矣臣服拜嘉　王言褒重榮
也爾矣巽維豫康以迓天休以荷皇眷永永無斁耿

小子敢不敬共奉揚殊貺祝已藩臬大夫潘子桑子傅子咸在劉子與焉咸再拜爲公祝公答拜拜已再拜致詞爲公祝公再拜謝劉子乃勵言曰休哉福昭德徵志考祥可謂備矣是故偕老並命具樂休既富既臧緝熙純嘏福之綏也端雅靖肅貞淑惠載教載育式懋丕功德之昭也葆光觀頤含章貽則素位而履服膺　寵光志之徵也弧帨合嘉冠服具耀崇顯前賁以昌遐祚之考也夫昭德者綏福之本也徵志者考祥之基也德修則成志行則孚祥集則熾福介則繁福繁則固祥熾則延志孚則介斯固矣志著者符祥德成則尊德尊者兆福斯介斯集斯延矣是故綏福昭德徵志考祥既榮且壽休哉備矣茂以加矣潘子乃再拜歌曰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劉子曰富哉可謂綏福矣桑子乃再拜歌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劉子曰富哉可謂昭德矣傅子乃再拜歌曰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劉子曰富哉可謂徵志矣諸大夫乃再拜歌曰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劉子曰富哉可謂考祥矣公乃再拜答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諸君子之謂也予不敢不敬將爲大人頌

序餞

冬官郁子監榷于越期而返藩大夫潘子劉子胡子
葉子朱子萬子龐子臬大夫孫子蔡子巴子史子梁
子閻將軍張子孫子胥餞于吳門之郭敬薦校旅爵
洗笮奠迺獻迺酢迺酬迺賦諸大夫賦皇華既賦南
山有臺既賦隰桑郁子謝曰不敢不足以承之也迺
賦小旻君子曰富哉言乎皇華言使也舉之矣南山
有臺言德也隆也已矣隰桑言賢也中心藏之至矣
矣茂以加矣美哉風乎小旻隱而彰婉而中和而
諍可謂共矣郁子再拜諸大夫咸再拜祖者徹迺別

榮感詩序

天子追崇　先王進徽稱于　毋后隆聖孝也
禮也　詔賚于百官有司封錫如儀廣帝德也制
也邇臣恪職承　休命于所自出昭
寵光服王度也典也迺惟侍御王公將命理齮政于
吳越獲荷崇錫褒厥考妣榮矣顧弗逮躬拜臣服如
存迺興感焉藩臬大夫請爲慶公曰吁曷慶哉大夫
曰蔑　君顯親順志矣敢不慶公曰親存者樂親
沒者悲予愴予懷天也罔極大夫曰請爲慰公曰吁
曷慰哉大夫曰懋德終慕竭思矣敢不慰君子曰勗
樂而哀同情異致公可謂知孝矣慶以順志慰以竭

思諸大夫可謂知禮矣是故獲君者義也顯親者仁也懋德者共也終慕者誠也匪義而獲君弗敬也匪仁而顯親弗愛也弗敬不可以懋德非共也弗愛不可以終慕非誠也是故懋德者獲君之至者也終慕者顯親之至者也共以畢義誠以體仁令名則焉公之孝於是乎大矣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公也又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諸大夫有焉

維揚餞別序

皇八年春王正月我生明越日辛丑都帥李侯劉侯告訖藩大夫劉子葉子龐子皇大夫傅子萬子党子汪子梁子伍子曰維歲之初維春之孟維道之泰維惠之洽豫康我請以讌舉如之何諸大夫咸曰脩禮敦好協義餚情備已讌可我迺命僕夫御迺命膳夫庖迺命醴人饗迺集諸紫陽洞天杓飯洗爵三爵既迺蹕諸三茆道院亞飯洗爵三爵既迺反駕折諸雲居浮屠之宮迺遊迺几迺獻迺酬迺奕迺射迺鼓迺歌迺舞迺投壺矢迺序以賢迺序以不侮迺觴迺解

主聖相賢時雍治休工熙吏逸民輯兵宴唐哉虞哉
吾與子其際哉惡乎弗樂諸大夫曰然劉子曰未也
節聞之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哉吾與子其圖
哉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居無已太康職思其外諸
大夫咸再拜謝劉子亦再拜謝李侯復再拜曰請書
以示如之何諸大夫曰訏謀令觀羙勸決規備已書
可哉劉子迺再拜書

贈中丞石泉潘公序

維　皇八年春王正月天下諸藩方伯率屬朝于
天子　天子明聖坐饗明堂青室慶讓陟黜序式
羣工時維浙藩左伯石泉潘公述職爲天下先既
畢　天子曰都惟女明朕簡在女女往朕將崇
女陟女于羣辟右文其廣德心保我黎民弼予迓承
天休以丕揚我　祖宗耿光大烈于永世女其欽
哉公拜稽首辭比至浙天官卿以中丞擁循雍豫荆
楚之交請　天子曰俞使者馳　璽書授公以
往公拜稽首謝卜日往予小子某昔者同公對制
大廷策名予忝公先比今同公承流浙藩視事予忝
公後公往予倡諸大夫餞公于祖輿人馳膳夫具伶
工奏執事者洗爵以進予小子獻公酢酢既臬大夫

洗爵獻公酢酢既闇將軍洗爵獻公酢酢既公曰老子不云仁者贈人以言諸君子曷贈予于行我予小子遜諸臬大夫臬大夫長留子昔者對制敬皇同也迺颺言曰惟公賢我日嘗守予閩郡恭謹仁厚莫民于休公往請廣諸以休于雍豫荊楚之民歲歎病甚茲其有瘳我臬大夫萬子昔者二憲于浙同也迺嗣言曰惟公賢我日嘗長予江臬振綱舉憲百寮用肅公茲往我雍豫荊楚如倒懸然厥屬咸度公寧弗激之我激之激一人而羣屬咸懼且革焉民斯慰矣惟公念我諸大夫曰允我公與咸顧予言予曰邦政有德體國經制典刑斯存予師師于公夙夜惟二大夫厥言昌我劣也夫寢何言惟公顯我日將崇陟以弼于一人斯世其嘉靖于永永無斁

序梅花圖

圖何梅也圖梅何昭物理也昭物理何天下之物皆有理也梅備焉是故圖梅昭物理也胡為乎圖梅昭物理也太極無朕昭其始也氣化有形昭其初也性資合凝昭其蘊也風神全具昭其萃也含春得月橫煙帶雪昭其盛也斂花就實昭其終也待用調元昭其

功也於戲備矣君子曰為此圖者其知道乎形下者
器器不離道者也為此圖者其知道乎

贈毛大夫序

越藩長毛大夫齊人也登
孝皇五舉進士拜地
官郎沉毅有為君子曰達進冬官大夫輕輮肯棄應
濟疏辨君子曰哲擢守永平幾內郡也民隱洞
悉愛澤下究君子曰惠　武皇巡幸弄臣驕悍肆
虐無忌郡騷然大夫抗執不撓禁民訛言怵以重禍
恬不為動君子曰勇左右讒斐逐自稱曰滇涯志處困
無罪仍坐謫謫牧滇南支郡遂
詔獄鞫覆

也君子曰正　皇上紹統御極起貳秦臬備兵固
原振耀戎武綏緝黎庶邊圉用靖君子曰肅再擢蜀
藩參知蜀方用兵剪滅戎虜大夫運籌決勝饋餉不
乏厥功告成君子曰武尋丁內艱寢苫越藩未視事
擬拜中丞撫巡西鄙弗果即進越藩右伯至越總治
清戎兼理儲穀群務舉舉衆望屬焉君子曰毅昔者
某也竊祿右伯承乏而左大夫代焉甫二閱月某也
承　命東撫大夫代焉再進左伯某也庸劣廢墜
獲大夫而振焉君子曰宏博哉某也不穀參僚黃子
萬子龐子謂某言為大夫贈某也何言夫達者才之

充也哲者知之察也惠者仁之溥也勇者剛之發也
正者義之執也肅者威之著也武者文之濟也毅者
德之守也是故左伯者藩之長也百司之綱也古者
大國公侯之任也才以運之知以周之仁以容之剛
以斷之義以裁之威以臨之文以經之德以涵之何
有哉故曰宏博宏博云者宏而博也徃攸利矣由茲
而卿焉相焉舉而之爾矣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
之邦又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請舉是為大夫贈

內黃張氏族譜序

內黃張氏右族也養於鄉校升於太學舉於京闈登

於南宮入對於　天子之廷為丞為簿為令為藩
封君為內臺柱史莘焉父父子子兄兄弟弟賢賢賁
賁老老長長幼幼秩秩如也雍雍如也可謂盛矣夫
惟懼其遠也宗以統之尊尊親親可謂篤矣夫惟懼
其瀆也祠以合之昭昭穆穆可謂　矣夫惟懼其渙
也譜以繫之遡流啓源推本　一世高九世曰
玄逮于十世百世雲仍相屬綿綿　愈遠無窮焉
可謂隆矣君子曰吁美哉義厚倫可以
觀俗矣是故同愛以敦仁也合敬以崇禮也定分以
協義也正名以厚倫也可以觀政矣是故同愛則戚

合敬則共定分則和正名則順是故愛同而戚仁斯敦矣敬合而共禮斯崇矣分定而和義斯協矣名正而順倫斯厚矣可以觀化矣是故五典惇叙九族親睦百姓昭明萬邦作孚於是乎權輿矣吁懋哉張氏之後人念哉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叙　帝命

日者大司馬疏于　上曰維山東盜起劇甚御史臺式固迺猶命迺守吏率迺士卒淬乃鋒刃張挾乃弓矢逆戰于野獲厥渠魁殲厥群醜民乃奠以成功告厥功懋矣功懋懋賞敢具典以　聞　上曰咨朕嘉迺功女其敷錫如典大司馬迺具錫典于大宗伯大宗伯迺出內藏府金幣如典授使者馳錫于御史熊子之臺熊子拜稽首受錫疏謝焉君子曰休哉訏謨茂勛豐報崇勸備矣夫訏謨茂勛者臣之職也豐報崇勸者　君之寵也是故匪謨曷報匪勛曷勸匪樹君寵之賚也異哉吁嘉哉熊子職克舉矣於皇寵哉熊子曷以將之詩曰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贈林南洲序

維　皇六年冬十有一月甲申劉子自沐藩之貳

進越之右伯既視藩事閒遊覽焉思慮休適越七年
夏四月壬子劉子走使者告于南洲林子曰維吳維
越都茲維江維山維湖維海咸備宇宙傥觀于是乎
在牛馬走承乏茲土登降望觀習焉維子好遊昔也
南趍九疑衡岳入蒼梧之野東望于南海而止恒有
獲焉今也容弗一命駕焉以荅茲休林子覆曰敢不
如命行且圖之迺冬十有一月哉生明予子魯偕計
吏上京師告林子行林子曰若白而翁吾將往吳越
都遊焉以報而翁之期冬十有二月丙戌魯至白曰
南洲先生其將遊茲觀焉以報大人之期越五日辛
卯林子至自新安劉子迓諸吳山之陽擇老氏宮宇
館焉是夕以四豆飲至越日丁酉酌以六豆告除焉
迺八年春王正月朔戊戌雨巳亥酌于紫薇堂西軒
越庚子至丙午雨丁未始霽迺獲汎舟于湖三豆以
酌未夕復雨越七日壬子元夕霽榛栗敲筍酌于星
宿之閣月既望江海澄澈燈燭煒煌林子俯觀焉仰
而嘆曰快哉茲夕四美具矣劉子曰然哉越四日丙
辰老子之宮嚻弗可居迺徙館于浮屠之宮已未燔
炙清酤酌于雙檜之堂酌已奕林子勝劉子迺觶既
而劉子勝林子亦觶顧相歎曰弗茲祈爵者幾三紀

矣歲不我與如簪盍何轅霽迺出于西郭度孔子行
殿烹魚庖豕酌于浮屠淨慾之宮林子曰靜與哉可以
觀矣下藕花之居酌其中室林子曰靜與哉迺命輿
與諸蘇白之堤乘其石梁六夕陽在山湖水一鑑林
子曰暢哉勝在吾目中矣迺折于石浮屠命燭數觴
迺返期以辛酉歷眺南北諸峯既曉雨弗輟業不可
改迺西出泝湖而北造于昭慶之壇林子曰異端亦
有此乎初飯飯已西弔于岳鄂王武穆之墓林子歎
曰烈哉夫與可以死矣迺酌于其讌室雨弗止復西
登躡于天竺上宮林子曰茲三竺者下深哉中遂

上益覺我舍是吾曷從哉迺命商人治具再飯飯已
降觀于飛來之峰巖石齒齒洞穴隱在林子曰有是
哉奇也迺過靈隱之宮酌酌已奕奕已復酌迺反觀
魚于玉泉之池魚洋洋遊林子歎曰魚乎魚乎汝樂
汝之池乎劉子復歎曰魚哉魚乎知樂汝之樂汝
亦知樂乎之樂哉畫然而退至昭慶故道雨迺止入
郭夕矣越二日癸亥林子告行劉子曰實叔之危石
屋之秘虎跑之寂中峰之虛未覽也奚即已乎林子
曰吁美哉靈巖西壑龍泉梅洞吾土庶幾樂也吾行
矣吾行矣劉子迺出餞錢塘之浒劉子獻林子酢劉

子酬從者洗爵而旅劉子迺賦杖杜林子曰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子為恭我迺賦伐木劉子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惟吾子念我迺賦白駒林子曰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吾何敢承迺賦小旻之亂以別

壽萬太宜人序

萬太宜人藩侯萬大夫母也大夫昔為南臺大夫具疏歸省太宜人于家日奉觴為太宜人壽太宜人喜頷大夫曰竊誥龍章崇褒優錫兒顯我矣冠珮被霞文茵華軒兒榮我矣班祿三釜尚食列鼎兒養我豐矣遐祝百齡介畀五福兒壽我減矣兒尚曷圖哉夫長晚請曰願吾母終教不肖敢不黽勉以服太宜人曰顯我榮我養我壽我畫子之職皆上之賜也兒尚曷圖哉圖報上之賜已矣大夫再拜謝曰敢不惟母教是服未幾進浙藩亞參太宜人聞之喜謂大夫曰兒獲申所圖矣迺命從者治裝速大夫以行大夫不敢辭卜吉登堂拜太宜人行太宜人曰兒往惟國事是力毋以我內顧也大夫行茲秋大夫馳慶禮為天子萬壽壽既畢走使者請歸為太宜人壽太宜人曰茲行重在君也慎毋亟歸行且圖之大夫禁不敢往比至浙迺兼治軍國

儲斌凡治賦季冬報畢于留都地曹故格也大夫迺乘傳以往報賦畢于留都走使者歸白太宜人請為壽太宜人喜曰兒歸可矣大夫迺往省中諸大夫聞之咸樂為大夫頌其也承乏東撫諸大夫謂其為頌某樂聞焉請為大夫頌之頌曰人亦有言顯親惟孝尊親大夫有母尊榮其身人亦有言孝子愛日大夫有言惟孝尊親大夫養志惟大夫養善祿兼至人亦有言孝子愛日大夫壽母純嘏終吉

贈孫大夫序

南江孫大夫楚人也舉宗伯進士初試東甌理官折訟信恪政令脩有言也政令脩成風紀倡諫諍舉憲度也厥翁大司徒再起三孤更為詞林大史嚴紀載慎予奪公也國經也史成擢為越臬越大邦也臬重任也重　國經也史成擢為刑辟三載獻績以往申王章謹臣職也夫折訟獄明也恪政令敬也振風紀肅也倡諫諍直也嚴紀載正也慎予奪公也飭廉潔介也弼教化禮也厲法禁義之容也義德之制也禮德之執也恤刑辟仁也是故仁德之弘也正德之守也直德之聚也明德之察也誠以

主之遜以出之謙以居之勇以持之是故威行澤流
聲生譽張而績成矣君子曰良哉大夫理官其積也
莊史徵矣大史明矣大夫著哉往兹卿也屏翰公也
股肱相也心膂昭矣顯矣厥德光哉始也大夫將有
事于行命筮遇泰三之大畜言其繇曰何天之衢亨
極通也占亨泰道同也利見大人利有攸往大夫乃
往比往諸君子出餞于祖庖人具醴人酌伶人奏既
獻既酢既酳迺賦賦蓼蕭既賦裳華既賦蒸民大夫
謝曰噫笑譽處惠予懋矣敢不肅將以保茲
天子式是百辟請以為諸君子兕迺再拜稽首而刖

贈劉子

石南劉子禮卿拜尹涟山或告之曰邑堂燬矣劉子
曰堂以政也弗堂弗政民將疇依吾其堂諸或曰邑
學燬矣劉子曰學以教也弗學弗教士將疇依吾其
學諸宗伯湛公書政學説貽之至矣道淮復問其詳
某則告曰夫治孰非政也學孰非教也堂其大與夫
以食孰非政哉匪堂曷宣是故堂其大也絃誦以訓
飲射以習庠塾以養貢舉以薦孰非教哉匪學曷宗
是故學其大也是故論治有體舉其大也為政有序

先其要也大者先之治道畢矣詩曰克開厥後是故荆州政教至今稱焉繩其祖武念哉爾矣夫祖孫一也前人作之後人述焉郡邑一也維守創之維令繼焉吁徵哉詩曰魯孫篤之劉子念哉

序言

毅山王生繼芳至自辟雝問詩三白崇德以廣業也請益曰辨志以崇德也請益曰擇善以辨志也有要乎曰一而已矣一者誠也是故擇善不可以利襲也惟誠志斯辨矣（辨不忒）以私雜也惟誠德斯崇矣崇德不可以欲間也惟誠業斯廣矣廣矣是故業廣者大德崇者又志辨者察善擇者明明斯哲矣察斯別矣夕斯徵矣大斯化矣敢問毅曰毅者善也夫善者善也擇之已矣擇之審辨之至崇德以廣業而天下之事庶幾矣勗哉毅與子歸而求之有餘師

程集序

程何宋錄事參軍婺允夫氏也集何為詩也文也詩何為四言一為五言古二十有六為七言古十有五為五言律二為七言律三十有三為五言絶五為七言絶三十有九文何為劄子十有七為表十有一為啓二十有七為書二為序二為記三為銘二為跋四

為行狀三為墓表一為祭文一合而為卷三為冊一

也曰尊德性何重其集也重其人也何重其人也宋至中葉傳斯道者新安朱子也乞夫為之外弟師焉自名其居曰道問學於道矣朱子命之曰尊德性傳以道也夫朱子之道聞諸濂洛濂洛聞諸洙泗遠矣乞夫聞于朱子問學是道德性是尊文以發之詩以宣之本末具焉是故重之重其聞道也裔孫地官仲朴獲敝簡于伯考較諸聞友而授之梓焉於惟重哉學以聞道程之曾孫念哉詩曰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序別

雲巢陳子必大將適吳舍太史氏笠太史氏笠得同人焉陳子曰何如太史氏曰同人于野同人亨矣利涉大川以乾行矣利君子貞君子貞矣利貞以亨往有功矣行矣哉陳子迺行沿于章江浮于彭蠡逾于江漢直達于建業閱　帝都之會充然如有獲也迺入於維揚至於淮陰造于西郭介于劉子之門劉子命僕走驥迓焉晉會於總漕之堂陳子再拜劉子亦再拜拜已設席授几洗爵旅豆劉子迺賦杕杜陳子曰吁篤哉中心好之曷飲食之亨小子其曷敢當

既而載燕于思濟之軒庖肥鱠鮮投矢薦觶益衍焉劉子迺賦菁莪陳子曰吁篤哉斯詩也　明王在上薦辟之典周漢比隆才如吾子胡不駕車燕都陳列廣庭策名樹勳聞于永世顧乃謝榮朱紱遯迹丘園而長往弗返迄不可攀也南艡而北惟吾子圖之陳子曰尧舜在上下有巢許嚴光周堂二也天實人固各有志爾子毋尼吾行也劉子歎曰鳳千仞鴻鵠萬里邈矣哉迺賦白駒陳子曰吁嗟乎異哉慎爾優游勉爾遁思望予過矣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予小子其曷敢當迺結冠撫劍賦伐木而別

贈邵封君序

邵封君錢唐人也少為士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德成行孚優為人師中不中才不才咸有造也比老伯子經邦仲德舉冬官太宰請謁錫　天子迺錫冬官如制既而仲子經濟仲才復舉冬官治工淮南走使者逆養君迺命舳授左右策以行至仲才稽拜如禮

日侍側進肉一豆君曰胡致也仲才踧白曰庖人也進粟一盂君曰胡致也仲才踧白曰廩人也進醯一觴君曰胡致也仲才踧白曰醴人也出入則乘軒軒者趨擁蓋蓋者執鳴騶騶者導君曰胡役也仲才踧白曰臺人也輿人皂人也有司者將之也君曰庖其可常繼也代也夫是女之分也　君上之賜也女知之乎仲才白曰繼也君曰臺人廩人醴人也可常繼乎仲才白曰代也君曰吾固知女知之乎仲才踧曰不肖敢不惟大人教是服君通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食人者食於人女知之乎仲才惕然謝曰不肖敢大人教之君曰勞心者治命左右以策進譬之較之自朝至於日中乏不遑暇息夕則繼以膏燄弗釋也仲才踧請曰大人逸哉君曰女以予為勞乎夫庖人繼肉廩人繼粟醴人繼醯臺人輿人皂人以力代者職也女以常職受上之賜以庖人廩人醴人食我臺人輿人皂人事我亦職也夫我乃晏然乎爰取昔人遺策譬之較之訛者正之舛者訂之覆者刪之闕者補之無亦吾之職也乎哉吾形若役吾心舒也吾力若勤吾志豫也吾勞乎哉仲才踧謝曰不肖今而後知大人勞而逸也

君曰女亦知勞而逸乎無逸逸者也勞心者治人治人者食於人女其念哉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壅仲才復惕然謝曰不肖敢不重惟大人教是服既而君將南反秩官徐子伯賢地官程子仲朴陳子子達祖焉授几肆巡陳核酌醴咸賦徐子迺賦伐檀君曰美哉貞寺志也程子迺賦鴟鴞君曰美哉婉而章矣陳子迺賦白駒君曰美哉富矣則矣予曷敢辱二三子乃進仲才白小子識之賦考槃迺南

贈郝生序

郝生立夫楚人也性敏志篤心誠行恪讀神農氏書玲峽伯俞跗盧扁華佗之術北走燕東入齊魯南游吳越淮海之間嘗遇異人授以神秘法伐諸病疾投劑輒應痼者起死者生殆若有知者存矣者壽有奇功焉予子魯計試春官道淮省侍總漕之堂甫洽旬而病召醫視始也肢體倦痛曰瘀也投之瘀劑弗愈愈既而作溫惡風曰寒也投之寒劑弗愈既而膝足癃注曰濕也投之濕劑弗愈既而元氣則日損矣予惕焉生侍毋維揚遣使往速生至察之曰陽道逆行復則愈矣僉曰伐邪生曰理中僉曰勝濕生曰益氣予曰郝生是也魯亦曰郝子之論是也迺取藥以咀之予曰參可

乎僉曰可生曰臣可也予曰若术可乎僉曰可生曰可使而已予曰蓍可乎僉曰未可生曰可哉君也予曰附可乎僉曰不可生曰可佐可也予曰又何加焉生曰辟穀肉服少頃陽道順矣明日再服陽氣流行邪退行濕去矣予曰可穀乎生曰未也五日而穀既五日乃穀予曰可肉乎生曰未也十日而肉既十日乃肉而病間愈矣予曰遲遲何也生曰陽道初復養之不可速也其治緩者其功深也生曰陽道微陽也泰而大壯由此其基蓋天道也予乃躍然曰良哉郝生可以語道矣魯也往試幸得志焉壽斯民養國元氣哉陽道而調燮化機維茲言是徵哉郝生再拜曰鄙人無聞願終教焉予迺命魯謝生而論道

贈蔡大夫序

九年冬十有一月日南至禮成下詔布惠已責宥罪眚刑遣秋官執金吾屬咸一人馳分詣天下用恤有衆越明年春正　八司寇卿以其也請　天子曰俞茲多士誕敷庶邦欽

秋迺秋官大夫蔡子直夫領部南畿比行迺維右納言乞　天官卿選于衆舉大夫以請　天子曰俞出

納朕命欽哉大夫迺賜白于嚴君臬臺公乞進止臬
臺公曰　王命均也重者將之勞者任之臣之職
也慎哉先馳以南大夫乃拜稽首受　璽書往
督彭彭駟牡騤騤歷燕趙齊魯鄒滕而至于徐始
終事已至於揚都從事事咸已乃合諸郡事疏聞于
天子辟辟宥宥惟成憲是式罔敢越議下大司寇御
史大夫迓尉正咸允疏覆焉後焉　天子曰俞惟茲庶
徽朕弗敢知欽哉大夫乃秉舟于揚浮于淮亂于邗
逾于濟達于衛沿于渤海會于上谷迺入于京師獻
其　璽書拜稽首受厥右納言　寵命就列焉
乃趨于庭賜見其嚴君臬臺公請責請謝請訓以服
臬臺公曰女使四方　君命不辱則無忝所生矣
慎哉服茲新秩夙夜匪懈以事于　一人予何言
哉大夫迺再拜而退君子曰於盛哉茲役也可以見
生民之仁可以見使臣之禮可以見迪忠之訓可以見
正家之則可以見事　上之敬可以見顯親之孝
可以見澤物之功可以見狥身之義是故生民之仁
使臣之禮　君道也迪忠之訓正家之則父道也
事　上之敬顯親之孝澤物之功狥身之義臣道

也子道也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政之大經也政者治之本也治者化之基也德以道立道以化行化以治孚治以政舉而萬善備矣休哉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大夫之謂乎

贈邵水部序

水部邵子仲才治漕艘于淮浦三稔正體下惠申度剔姦吏供工勸旅說卒服功既克緒迺代夫稽名定分以正體也納廉出均以下惠也考章飭法以申度也計慎覈嚴以剔姦也夫正體者禮之謹也下惠者仁之流也申度者義之執也剔姦者知之察也是故體正而肅吏斯共矣惠下而悃旅斯勸矣姦剔而威卒斯服矣是故大而政舉細而事集近而聲生遠而譽張而達是故漕務攸賴而虞績允熙矣比代而往留都地官夏子仁甫以治榷秋官徐子伯賢以治刑地官劉子體乾以治餉咸餞之淮之滸水部江子伯陽以代追及焉既享歌工獻詩始也獻鹿鳴夏子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嘉賓之惠也邵子念哉既而獻皇華徐子曰載馳載驅周爰諮諏使臣之節也邵子念哉既而獻四牡邵子作而曰王事靡盬不遑

將父予也至悃而未敢言諸君子何以處予哉既而獻伐木劉子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求友之福於斯大矣邵子念哉諸君子念哉既而獻菁莪江子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予小子幸哉周爰咨詢不遑將父周行示我至矣終和且平允哉其勿諼哉歌徹咸再拜居者反行者迺往

樊氏族譜序

序曰樊譜何為作也地官大夫樊子少南作也樊氏之先以武創家祿至萬户執戟上都可謂顯矣一遷秣陵遂失其職再遷信陽廛居而微矣少南振奮以興酬經茹史秉道植義養于庠舉于鄉升于南宮策于　大廷以服有位可謂承統以文矣簉軨郡牧進秩留曹政以才著譽以德章器以學克志以道行光禰褒宗綽有餘裕樊氏之大自茲始矣詩不云乎緜緜瓜瓞

送夏地官序

夏子仁甫涪人也始為學官弟子予典教蜀臬試其文才儁氣昌辭雅思逸予許之既成進士為邑宰予叅汴藩之黄岡觀其政野無惰農閭無暴客遠輯邇安上獲下乎予益許之既自開牧進留都地官大夫

謁予于淮予見其禮恭而秩語和而莊貌温而恪含
章弗耀自視欿如也予謂之曰子有蘊也夫予日見
子之克也未幾將司徒撤權舟淮浦復来謁肅而請
曰敢問榷子曰公廉敏信可以榷矣請益曰俊以制
之嚴以蒞之愼以持之庶幾哉謝曰國孝
不佞請書諸紳既從事三日而令行三月而計成斂
弗取盈禁弗為虐舟人感其公藏人服其廉商旅悦
其敏闔市守其信而榷政舉矣喻五月公宇壞于水
避居弗康迺謀作之費取于美力取于傭材取于積
計裁工縮度美制宏甫四月而落成既成而代者至
矣期月之間政無煩苛志無怠肆執恒不渝善
澤流讀讀遠毀絶而綽有令聞可謂加人一等矣既代
卜吉而往迺筮得謙䷎之坤䷁太史曰勞而能謙無
施勞也君子有終君子終也有終而吉往有功也可
以行矣迺明日述其繇請辭于予曰筮告矣筮告矣
子其勗哉天道益謙人道好謙天人之際微而彰矣
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廣文選序

序曰廣文選何廣蕭子之選也何廣乎蕭子之選也
蕭子之選文也為賦賦之目二十四為詩詩之目二

十有三為騷為七為詔誥為令為教為文為表為上書為啓為彈事為箋為設論為辭為序為頌為贊為銘為誄為哀為弔為祭文為祭文為哀辭為誄為連珠為箴為銘為誄為行狀為吊

遺焉景賈以下不錄也漢詔盛矣選其二焉遺者多矣是故廣之以備遺也表箋啓檄略矣奏記設論箴贊略甚矣史論述贊略益甚矣銘也頌也誄也古而則者遺矣書序之遺猶夫銘也論之遺猶夫書也碑文之遺猶夫論也諸類之遺猶夫頌也誄也故今考之文之遺猶夫詩也十六七也詩之遺猶夫賦也十四五也賦之遺猶夫騷也十二三也是故廣之以備遺也夫然猶或遺焉典籍散亡存十一於千百廣之云者殆庶幾焉者也夫文辟之水也選之者如導水而聚之者也是故海水之聚也廣其選者如導水而聚之海者也吁難言也

贈劉地官序

劉子體乾楚人也持司徒檄治廩淮之常盈給地官劉子善治邑知治廩矣曰治邑足民也漕餉也始至謁予于總漕之堂肅而請曰敢問治廩予曰子善治邑知治廩矣曰治邑足民也治廩亦足民乎曰未有民不足而廩足者也迺避席曰竊聞其詳予曰居吾語女夫漕之設久矣厥初常盈之廩儲粟百萬為轉輸也既而改復其邑比今儲粟二十之一爾矣此恒貽也民足而後廩可足也迺若歲恒歉民悉乎足民不足廩悉乎足哉始也治

廩總之者郡倅也歲更置吏二人胥史二人卒百人
人率其職執其役出納者咸惟其恒無病告既而改
議以地官屬一人治之去其倅而吏二人胥史二人
卒百人歲更置人率其職執其役愈厲也出納者亦
惟其恒無病既酷而命中宦一人兼治之數歲增一人
焉又數歲增一人焉又數歲增至七八人焉吏病于
趨矣胥史病于奔走矣卒病于笞楚誅求矣出者納
者病于橫索暴斂無藏之欲矣今　上登極詔罷
然後病者去其半九矣夫倉廩不足罪在民也民亦
足罪在歲也歲不足罪在于也廩而吏而胥史而卒
而出者納者之病于勞困窮迫無憩是亦于之責也
子將奚圖劉子悚然曰責在小子乃退而下令曰有
復為吾廩病者惟　聖天子明辟在由是百度用
飭群蠹用剔出納者惟其籍卒惟其力吏胥史惟其
職咸復初劉子既代復謁于總漕之堂肅而謝曰往
者請問治廩公曰未有民不足而廩可足也今也民
足廩亦足矣不識繼茲而往何以為足民足廩計孰
于曰天下之事幾一而已除其害者興其利者也援
其莠者助其苗者也清其源者潔其流者也培其根

者達其文者也足民之計去其病民者耳足廩之計去其為廩病者耳子迺行之有明効矣達之天下如運諸掌夫豈他求乎哉劉子再拜謝曰請事斯語

贈孫九峰序

昭陽之歲維仲之春九峰山人鄒子辰甫自吳趨于上都拭觀　天子臨雍之禮亂江浮淮泝濟逾河沿于渤海比至　臨幸之典舉矣釋奠之禮行矣衣冠禮樂之會方畢環橋門觀聽欣欣相告矣鄒子乃賦詩脩表疏陳于　天子之庭若曰臣璧下里布衣也身歷　五朝年踰七袠功名之念久廢田野非敢銜伐以干　明主乃惟　啓光在上庸衢有謐率封有祝成周之時里巷歌賦列于國風顧臣衰陋豈忍終棄　聖朝上慨唐周之民疏入　天子覽而納之下宗伯付于史局鄒子乃納屨而反君子曰鄒子知矣觀禮而進其進顯然陳辭而退其退克然謹度循　制守義安廉不干祿遜不沽名和不辱身通不諧俗言以氣發氣以理充辭以意達意以道宣弗流諛潤以取士議可謂知矣往哉鄒子尚慎之哉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王氏族譜序

譜何王氏族也譜王氏族何武昌守迁和述厥考封君承德翁作也王何厥先罰之金堂人宋淳熙間雪溪君爲庾邑令遂家焉則初祖也至元舜舉君爲温郡倅源書院山長至我　明汝章君爲温郡倅魯藩左史則聞祖也承德翁幼孤力致殷富以武昌主冬官政推封冬官郎比武昌拜守　詔進金緋章服則亢王氏之宗者也武昌舉進士試邵武令入爲冬官水部出爲武昌勤位日懋視初祖聞祖逖有光矣吾庾江右十二郡宋元之季兵燹加焉世家巨族多散逸是故譜牒鮮有存者王氏之族遠出二季世有達者信可稽焉譜容已哉抑斯譜也封君王之武昌承之武昌之子太學生範鄉進士格從子學宮弟子輔受而成之尊尊親親長長幼幼賢賢貴貴昭昭穆穆不失其倫可謂美矣君子曰篤哉可以觀世矣君子倫敦化善政興俗王者之道莫易矣哉是故尊祖重本嫡以厚倫也明統譜祀以敦化也正禮達分以善政也崇讓之愛以興俗也夫厚倫者敦化之本也善政者興俗之基也倫弗厚則合於天者薄矣化弗敦則脩於人者乖矣政弗善則施於家國者悖矣

俗弗興則措於天下者滔矣是故之善者自厚倫而推之者也俗之興者自敦化而之者也倫厚者從化敦者協政善者變俗興者和仁睦義率德感道孚此王道之大端也故曰可以觀世觀其幾也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吳氏榮壽序

冬官大夫門人吳子嘉祥奉狀再拜請曰祥也不佞昔者承乏南曹尚　天子寵命錫吾父知幾君承德郎主　戶部事吾母韓爲安人褒章並隆爲君子以爲榮茲也承乏水曹知吾父年既七十吾母年六十有四垂白偕老焉君子以爲壽祥也不佞拜嘉於朝拜慶於家僂爲傴焉頫焉慺如弗勝其何以將之哉敢請予曰美哉咸若茲崇德懋功庶哉廣孝勵忠進無彊矣是故維天能壽人維其人能獲榮於　天子維天能榮人維其人能獲壽於　天子斯二者有幾也維德享之維功報之在我者也在我者獲壽之本獲榮之基也德罔顯晦脩之則崇功罔小大樹之則懋德崇則享之者厚功懋則報之者深而榮壽之幾於茲乎在是故德以致孝者也功以進忠者也德崇則孝廣功懋則忠勤孝廣則刑於家者

雖晦而彌光忠勤則昭於國者雖微而益著受天之遐福承　天子之殊錫其不替矣哉子服在位盍馳祝於嚴君曰惟大人獲休命於天獲寵命於天子榮哉壽哉壽哉榮哉小子不肖維大人緝熙純嘏保有茲休也益無疆哉子迺最之惠女心迪女攸萬將之也孰大於是吳子再拜謝曰祥也不佞請從事夫子之訓

陳母壽序

陳母太孺人謝太學陳子應瑞母也茲歲秋九月朔之十日維誕之辰維春秋八袠更始應瑞業留都太學弗獲奉觴稱慶其友劉子本元為之歌若曰莫高匪山與地同厚兮維母之壽與山同久兮綏以遐福以莫不穀兮郭子迮鳴為之歌曰莫求匪江與天無疆兮維母之壽與江並長兮介以繁祉既庶且康兮子於陳子締姻老不能歌乃為之辭曰維母有徽壽之道三孝婦道也敬妻道也慈母道也歸不及事其翁錢唐公逮養其姑執箕奉盥飲食必親治其孟案可謂孝矣梅庵隱君直而毅力幹父蠱母處其內柔順婉淑奉之如賓可謂敬矣應瑞維其子少而鍾愛教之就師傅黽勉問學鞠育煦煦恒如童稚可

謂慈矣夫是三者德也壽之徵也毋也備矣宜哉壽哉由茲而期焉願焉其康且寧永永矣矧應瑞性篤于孝居太學思慕不替恒朝夕百拜告于天曰維毋壽維毋多壽日將授有祿位祿爲毋養位爲毋榮毋壽益昌應瑞之孝日益不竭二子之歌殆猶詩人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州之方至以莫不增者矣徵哉壽哉請以是爲毋祝

賀鍾厓松新居序

予自汴藩衆知進洲之右伯欲假道以歸不果乃汎黃河歷徐沛邳淮趨維揚度江入京口道句吳東抵武林高登遠覽吾庾奇山秀水恒往來于懷若青龍之麓蜿蜒道左恍然在目睫間弗能爲縮地計也日者子魯來省語鄉事甚悉作而曰大人知厓松徙居乎予曰未也魯曰大人猶能憶書龍之麓之勝乎予曰此予嘗遊聚而觴詠者也其曷能忘魯曰美哉龍山厓松徙居其下回望山麓若爲之負焉而依以爲衰者也厓松帶河而居數世矣邇歲河內嚙堪輿家以爲宜徙而北以擾山避河也迺郎荒圃故地樹之以揆焉暘谷爲左睦谷爲右離麗以臨之取其明也萬物相見南方之位也乃寢乃負坿藏焉乾始

西艮止以東安居之義也擇是徙焉河流湯湯今乃爲之環秀几席間矣龍山之麓吐靈獻幽以迓休祉於無疆者亦安能愛奇而終秘哉予喜曰有是哉厓松可謂善築其居矣乃爲頌授魯歸爲之賀頌曰截彼龍山載蟠其麓我翁徙居吉兆攸卜既安既穀介以遐福沔彼河水東注瀰瀰我翁奠居有隆其址有康其止以錫繁祉維山之支雙秀其峰維水有原南源之淙維居之里太學崇宗堂斯室斯百世其攸崇

梅國前集卷之二十一

序

重刻宋司馬温公集略序

嘉靖戊戌冬十二月脩戎監司文峰俞君莊江梁晉謁　巡撫中丞浦南胡公出司馬文正公集略示曰此有宋元氣也梓於河東傳之未廣茲欲重授梓氏督學徐子序之子任其事庶幾成哉俞君曰諾明年春三月公被　命擢大廷尉乃以前策授俞君終其事君受之至虔請于　提督中丞玉泉王公曰温公名相也梓之可哉爰檄贛郡康守河季

貳守木鳩王從事不數月告成矣吁盛哉諸公之用心也夫司馬公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以文章名世以忠義結人主朝廷知之四方之人知之士大夫知之農商走卒知之中國知之九夷八蠻知之信之敬之慕之畏之有宋名臣賢相莫或先焉不待贊矣惟公始以進士甲科事仁宗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事英宗爲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事神宗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薄歷三朝建大議定大計中外倚以爲重退居於洛若將終身焉一旦起而爲政毅然以天下自任開言路進賢才海內之民如解倒懸

一變爲嘉祐治平之治君子稱其有旋乾轉坤之功觀於斯集可攷見矣浦南公謂爲有宋元氣信哉公平生精力極於資治通鑑稽古錄古今興替如指諸掌朱子輯爲綱目以明治道可謂史中之經矣其傳家集八十卷蘇文忠謂如金玉穀帛藥石有適於用是又天下萬世所同仰也獨茲策已哉梓人畢役乃巡撫中丞克齋王公提督中丞訥菴吳公以代至而巡察侍御浦津景公以按歷至咸樂斯集之成爲治道禎也文峯乃以重刻之故命紀歲月節不佞謹述其槩如右乃若傳家之集尚俟荃刻以詔來禩而公

之道德勛業大書特書者請俟於火湖先生云

賀郡守友石鄭侯誕晨序

敬皇御極十有三年冬十有二月是維椎郡太守友石鄭侯誕生之晨也侯生而氣質穎靈狀貌奇偉迥出流輩既長而知類強立養於學宮掄材論秀舉於鄉闈　皇上嗣位改元嘉靖之五年試南宮入對大庭登高第宰劇邑進牧文郡天官卿疏請爲秋官大夫大司寇以爲賢歲滿天下重辟舉侯分部兩粵民懷之既而椎郡長乏天官卿擢奉璽書從事兩粵民懷之既而椎郡長乏天官卿擢侯代守從民欲也侯至首詢民隱更法剔弊除貪蒲去暴拯民水火之中飢者食勞者息浦逋者安其宅敦禮重教士興於學宮農復於畝商賈藏於廛市行旅出於道塗惠溥德洽一稔矣乃是歲季冬壬辰值侯誕降之期弧矢之祥干玆四十度矣保昌令林燁躬際盛期率其士民忭慶於大府之堂預走使者徵言於予以將其忱惟侯三衢之英也如金如玉咸遜弗居而別稱曰友石石也者介也固也誠有取爾也太末之壤有三石山焉高峻如撒與天地爲悠久者也予乃賦三石以爲侯祝維彼屹石兮五峰崔嵬東望龜峯兮岩山並之我侯挺生兮茲山獻奇赫赫

具瞻兮君子攸宜屹石屹石兮侯壽期頤維彼疊石兮層峰嶙峋峥嶸環列兮繚谷爲隣我侯愛石兮如珉取以爲友兮樂山之仁疊石疊石兮石侯齡千春維彼爲石兮巨峯差峨以微對嵁兮延亘爛柯我侯盛德兮不戢不難侯祿彌昌兮侯福孔多爲石爲石兮祝侯壽以遂歌

道源書院録序

南安爲郡肇自有宋淳化比慶曆間濂溪周先生以司理參軍至時程太中自興國丞来攝倅事知先生有道命二子伯淳正叔師事先生先生手畫太極圖以授兩程子師友淵源寔始於此逮乾道間教授尊見義建祠淳祐間漕臣江萬里屬知軍林壽公創書院寶祐間知軍吳革郭廷堅疏請理宗賜額道源御書頒降以章道學三先生遂有開於南安矣宋社既屋元庭亦墟入我　皇明文運丕顯崇尚聖學三先生遺書表章爲教道源興振百七十年于兹顧書院之詳未有録者非闕典邪歲戊戌同知郡事侯孟學首以道化爲重仰思曰周程三先生授受始於兹郡君子謂南安爲東南鄒魯誠知道也書院未録責畴委弋爰輯圖傳藝文有裨三先生之道者萃爲巨

帙授之梓氏蓋倡道化以風天下也夫道之源授受從始遐哉邈矣惟堯舜禹君臣相授受也文武周公父子相授受也孔子生[illegible]天[illegible]者[illegible]孟私淑師友相授受也韓子謂軻死不得其傳矣孰知千五百年之後迺有師友兄弟相授受如三先生者乎周先禹授受地也豐鎬文武周公授受地也魯鄒孔子顏曾思孟授受地也以傳道論魯鄒固豐鎬也豐鎬固冀方也周程三先生授受始於南安續千載不傳之緒是故謂南安爲東南鄒魯可也謂爲東南豐鎬冀方亦可也道一故也是故書院之録爲道也重其道斯重其人重其人斯重其地重其地斯重其録所繫豈細故哉節生斯地竊聞三先生授受而興起焉者也敢敬陳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活溪先生集序

活溪先生符公喻人也舉鄉薦以禮經魁南宮登孝皇龍飛首科進士宰漂陽遂辰郡監臬桂邕參藩齊魯所至騰聲當世知有活溪久矣擅長制作衆體咸備仁膏義馥周情孔思君子稱焉公家嗣潁江自

僕卿擢守英韶奉公遺録付
幀峰秦子司理驏山陳子力任讐校梓工告畢頴江
走使授簡以序見屬其下里未進不敢以荒劣辭昔
人謂文之用有二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辭令本
乎著述導揚本乎比興者也旨義不合偏勝獨得兼
者罕矣是故左荀屈宋不並馳其軌遷何卿雄不合
奏其音各專所長而莫或倫美者孰爲之靳哉乃今
先生之集富哉春容大篇鏗鏘銷佳什高壯廣厚詞正
而理備出於謨訓象系者淵如也麗則清越言暢而
意美出於詠歌風雅者粹如也允哉兼諸子之所專
而兼驅翕作於古今下上者也卿先生論公操履紹
謹擇言考行[illegible]
岳碑勒[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孫進士拯奉　　詔歸省重宗親族寔殫厥心白于
廼考士希甫謀于宗之老長賢貴重修之立凡著例
分帙而目次焉首之以例義次之以世系次之以善
行次之以女德次之以原始又次之以外傳是維卷
之上者也下卷之序首曰　　聖制次曰祠堂次曰
丘隴次曰祭田次曰軍田次曰牌額次曰書屋次曰
井路次曰池塘次曰形勢次曰條約終之曰文藝二
卷合而杜氏之宗譜倫矣譜成進士執贄乘傳不遠
千五百里詣予徵言亭其端予惟譜一家之史也故
曰家乘乘者載也史以載事家史載一家之事者是
故觀于杜氏之譜而知其所載矣首曰例義揭其
綱也世系次之昭其統也善行次之女德次之表賢
淑也原始次之重本源也外傳次之崇厚道也載諸
卷上者內之也卷下所載者首以　　聖制封章錫
典倫焉重　　王言也祠堂次之丘隴次之棲神藏
魄求孝思也祭田次之軍田次之修祀飭戍廣敬愛
也牌額次之書屋次之崇表樹也謹進修也井路次
之池塘次之形勢次之貽謀繕緒考光裕也條約次
之端謨正範嚴家訓也文藝終之嘉言懿行潛德耿
光彰往詔來文獻

者詳之細者
餘唯其創[illegible]唯其迹唯其信弗唯其
富哉可以譜矣譜之家史所載而譜之時義盡矣吁
由曲江徙居鶴村自南隱一人始傳之至於六世百
二十餘人七世八世而下縄縄矣起賢科列仕牒冠
紳組綬濟濟其後若敬登　文皇八舉進士若立
若蘩若佐若梁後先起累朝薦士父作子述兄先弟
繼姪舉於鄉叔舉於京闈專經如毛萇說詩如匡衡
治州郡爲循吏教鄉國爲良師乃若拯英齡敏質連
第巍科位勛崇懋駸駸有地賢俊蘩於一宗科甲踵
於四世可謂盛矣張子不云子孫賢族將大於戲材
氏之族大矣孫曾似續茂且賢焉愈昌而大寧有既
哉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漳南道志序

閩臬僉筆山侯君孟學奉
璽書兼視漳南巡篆
專涖上杭既至首稽文獻編纂漳南道志授杭令伍
子遵餘工梓之走使者執簡徵序夫志者記也記事
之書也在一縣有縣志在一州有州志在一府有府
志在一省有通志在天下有一統志皆記事之書也
道有志未之前聞也有之自漳南始漳南閩臬四道

之一漳汀二府者也府有志詳矣例凡類次間有異同而紀載因革範圖於一統通志者居多乃今漳南之志雖皆記事之書要之爲政治綱領而作所繫者兵權憲度重大且急不規規於尋常矩矱者也是故首以　勅命示職守也職守專體統斯一矣因革事宜次以圖紀示方鎮也方鎮重事權斯一矣因革事宜次之自體統一而推之也訏謀遠猷之意益廣矣各屬圖紀次之自事權一而推之也至於建置沿革疆域形勝風俗人物之類紀其大略以備考覽而已故曰爲政治綱領而作不規規於尋常矩矱者也孟學登進士第持論忤時宰由南曹謫佐州邑起爲吾郡少守才如其志玆特其一事爾伍氏自侍御憲僉二世有功於汀建祠郡邑遵之迄今杭仰先緒克篤繩武之志敏於從事固宜

重刻東潭漫藁序

此東潭之詩也東潭名相字夢仁姓涂氏南昌人登甲榜進士授新昌尹被　召拜侍御史謫判廣德邊別駕揚州進留都水部郎中今擢廣東按察僉事平生好詩攻吟詠所至有作彙成巨帙題曰東潭漫藁東廣監臨選士吳江許尹見而誦之訂約于同薦

九江錢守德清李尹刻梓以傳東潭聞而止之業已付諸匠氏矣贛邑蕭尹亦東萊選士也展誦吳江之冊喜且幸焉尚慮傳之未廣謀録而再刻之請問于雪臺迂史迂史曰夫詩難言也風雅之後變而爲騷矣騷變而爲選矣選變而爲絶句近體盛於唐至宋以下未論也昔人謂文章與時高下夫與時高下獨文乎哉乃若詩則亦有然者論詩者動則曰三百篇吁何其易也東潭之詩近體絶句近體已矣進之選末也力追于漢魏選已矣進之騷未也況風雅乎顧富矣絶句次之選次之賦時詠物錢心細容大篇果可以言詩乎蕭尹重刻廣其傳焉今而後海内知有東潭之詩君之功也或者則曰東潭虬詩獨得旨趣鍛鍊精緻字更句易者蓋有之矣梓匠氏愼無以爲煩也迂史曰善哉言乎愛人以德意也無已則取裁於東潭

虛舟詩序

虛舟鄧子克承別稱也鄧子名紹吾庚人梅峰宗孫濟菴家嗣也杓事儒期振魯大父金淵公世業既而以梅峰濟菴繼擅神農黃帝之傳遂專治神農黃帝

家藥石鍼砭起痼瘵疾隨投而効頌功感德者無算
地官劉文夫氏爲之別稱曰虛舟器之也縉紳大夫
知鄒子者咸爲之賦虛舟之名遂有聞矣或有
疑於莊漆園之說者則問曰虛舟褊心之義云乎劉
子曰非也上德不德至仁不仁太虛不虛或曰何謂
也劉子曰噫嘻哉難言也虛不虛也不虛虛也不有
以待其有不盈以逆其盈是故有則不有矣不有是
以有也盈則不盈矣不盈是以盈也虛則不虛矣不
虛是以虛也或曰虛以舟言言何居劉子曰夫舟言其
載也載者受也容也夫物實則滿矣滿則不能載
矣授之弗受也投之弗容也是故虛以舟言言能載
也能載斯能受矣能受斯能容矣何有不有何盈不
盈虛舟時義大矣哉鄒子質美好學自視歆然未嘗
以賢知加人志趣高邁胸次脫落有超出物表之意
視天下富貴賤予奪榮辱大空浮雲漠然無所動
於中劉地官良有取焉稱曰虛舟器之也器之也者
賢之也或乃謝曰聞命矣周也寓言何足以語此劉
子曰然孔子之徒不云實若虛

贈龍塘吳君慕旦新居壽榮序

龍塘吳慕旦名齊周南埜王定夫族士也與南岩王定夫

交善遜者並有新居壽榮之慶定夫圖嘉言揚之執贄見于雪臺迂史再拜請曰某慕旦營室也定中而始合天時也日中而度正方位也鳩工掄材觀宜卜吉盡人事也諸公言頌請迂史曰有是哉定夫復再拜言曰慕旦之爲人也富而不盈不是哉定夫復再拜言曰慕旦相知之深故言之詳誕生六袠既盈既康且寧已請公言祝諸迂史曰有而愛之良也世俗之人利交者背勢交者傾朝誼契曰慕旦初度也維歲之春維月之寅維穀之辰維其騎不矜歛德避名值茲明詔授以清職請公言揚諸迂史曰有是哉子與慕旦相知之

暮仇敵面膠漆而腹戈劍者比比然也吾子與慕旦交久而篤終和且平管鮑陳雷不是過矣予爲子贈之言作室大事也慕旦相度經營肯堂肯構上光祖禰下貽孫子鞏固華盛美哉命奚允攸寧矣詩曰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子其頌之初度大慶也慕旦弧矢重懸鼓鍾交作舞彩衣於高堂集珠履於筵燕耄耋期頤天錫難老允有徵矣詩曰壽考維祺以介景福子其祝之授秩大典也慕旦輸貲奮迹冠仕者冠冠服仕者服與仕者齒儀度從容礼文修飭庶幾下爵而貴不位而顯矣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子其傾美

之我定夫再拜謝曰敢不奉公言爲慕旦贈

賀太子少保尚書都御史東塘毛公壽序

皇上登極紀元嘉靖辛丑秋七月庚寅建維我
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東塘先生
毛公壽誕之晨上距
純皇成化壬寅孟秋癸酉六十初度公方南征獻
捷便道歸展壽首踵至吾鄉守林于石氏素受公知
具辭馳往爲祝謂不佞節昔從公後不文不容遜也
竊嘗聞之有中興之君以佐成中興之
功天也昔者成周宣王中興之君也時則有若尹吉
甫申伯仲山甫方叔召虎出而佐之宣王內修外攘
南征北伐中興之功至今稱之不衰維公吉人也產
靈秀之區生而神質清粹器度端宏純德茂才敏學
不厭厥初登進士釋褐負聲望縉紳間授紹興郡推
剖決訟獄人服如神徵爲內臺御史直聲震天下巡
察所至綽著風裁擢大理丞老成持重疑刑重辟多
所平反累遷副僉都御史撫西夏北虜威德宣布兵
民懷悚入掌內臺風紀振揚百僚嚴肅咸倚重焉比
君制　簡命起拜右都御史專征伐尋擢工部尚
書營建有緒大工底績時方議征交南進兵部尚書

兼右都御史　大駕南狩留以總制西北二鎮運
籌制勝夷虜遠遁　儲宮初建召還爲　太子
賓客未幾廣鎮撫臣復請舉交南征討公乃拜
璽書符鉞節制諸道以軍法從事逮邊城奏功
制加太子少保擁節而南位尊權重天下以徂征叛
服覘安危兵檄方下罪人面縛乞降俘獻　闕下
不遺一矢而大功成矣君子謂公生當廬陵間氣與
申伯嶽降山甫天監同公仁厚正直寬裕有執與申
伯柔惠且有山甫柔嘉維則同公大才康濟建立殊
勳與吉甫文武爲憲召虎肇敏戎公同公都内臺丞
迓尉撫巡重鎮與申伯採此萬邦山甫夙夜匪解同
公制兵西鎮醜虜畏遁專命南征蠻酋伏死待戮與
吉甫薄伐玁狁方叔蠻荆來威同用是佐成我
皇上文命敷四海武功綏萬邦赫然中興與周宣王
同公之功大矣至矣茲當誕祥之期四方獻祝頌于
公之堂盛已節也復何爲辭傳曰天壽平格保乂有
殷公盡平格之實多歷年所蓋壽公以保乂我
耋已期頤已萬福同已百禄總已無疆之休終有辭
於永世皆天也魯人頌僖公曰天錫公純嘏予於公

亦云

祝中丞臺南先生李公壽序

成化紀元十有五年歲在屠維大淵獻月在修陬景星躔斗牛女間卿雲見于薇垣光芒輝耀照徹東甌之墟大人占之曰此賢哲降生之兆逮至塞且下澣孳蓋之北冊霞之東隴西之府異人生焉東甌人以爲星雲之應是繇　中丞臺南李公誕祥之晨比今嘉靖重光赤奮若之歲慶逢稱祝六十有三度矣公開鎮虔臺節制江廣閩湖交會之地季夏癸未大夫庶士將領弁冑拜稽稱祝者不戒而同吾郡林守介至自述職率其佐屬展謁祠下之堂徵詞紀事以壽公稟求嘉山海之靈應東甌星雲之瑞始也釋褐爲名進士登仕籍令邑守郡史臺諫長藩臬敭歷逾三十年爲循吏爲才侍御爲賢方岳勛勞茂著簡在帝心召長御史中丞撫以重鎮授　璽書節鉞從事位重權專德威廣被四藩數十郡邑文吏奉法武將用命民庶樂業士卒鼓勇境土晏然無虞乃今天道以變時事更新圖任老成以康國步此其幾也公當入佐　廟堂贊理調燮宣豐保泰共成雍熙泰和之治茲惟吉日令辰禮陳樂奏于孳筵大饗之右

正天眷元老眉壽遐福以保义民社多歷年所者也
歲祝于公其何爲辭衛武公年九十有五詩人美之
曰有匪君子終不可諼今言德與壽稱人不能忘也
維公得位既崇受祿既豐介福既隆惡僭赫咺金錫
圭璧德與武公亦既同矣耄期頤永錫難老視武
公之壽不亦彌壽彌臧人心歸戴不亦愈久愈不能
忘哉壽公者請賦淇澳爲公祝

贈經郡孫督府旌能序

孫經郡禹疇桂管人予視學西粤時諸生也才識疏
達習政練事蒞吾郡以賢勞聞視篆四邑節縮財贍
庶務咸修榷醯屢濬征稅輕而奸蠹剔民庶悅之商
旅戴之大夫士稱之可謂舉能其官矣聲聞日張達
于臬徵于藩騰于撫臺巡院署以上考督府中丞吳
公敕憲典下檄于郡優禮旌勞爲群屬吏勸檄至郡
守佐咸喜舉禮如典諸邑令佐咸喜舉禮如典諸學
博士咸喜舉禮如典諸學官弟子咸喜將以禮舉門
人李生節王生輔予猶子春侯諸士咸進而再拜請
言贈之予曰譽之乎規之乎咸再拜曰請先譽之予
聞諸孔子予有所譽者必有所試矣夫孔子大聖人
也善善長矣猶必有所試尒諸生盍言以試之乃咸

再拜言曰經郡善應酬事變處繁劇有斷制隨至而決無滯也予曰庶幾敏哉言曰經郡善察民隱折爭訟無苛暴小則容輕則貸不深刻刑罰也予曰庶幾寬哉言曰經郡善禮士下賢恭上容衆不侮人不矜已簡傲縱後驕吝倨放未見其有也予曰庶幾約哉夫約則鮮失寬則寡怨敏則通變而有功能斯三者雖從政可也況賛一郡乎見褊於人見護於上非葆致也有是哉可以譽矣諸弟子復再拜曰請規之予聞諸孟子有不虞之譽生於不虞可懼也禹疇之譽致之者敏也寬也守之者約也輿論與之臺評孟子喜樂正子曰其爲人也好善將以是規之哉孔子告子張曰無倦弟子感再拜謝曰謹如教

贈孫教授致仕序

三峯孫士與氏餘姚人也舉正德丁卯浙藩鄉薦授仕銓曹五遷爲吾南安郡學博士安其位也歲庚子仲冬朔不謀於妻子不諏於僚寀不告於門人弟子齋戒潔衣冠奉櫝以筮曰假爾大筮有常予也起薦登仕三十年矣典教茲郡且九年矣久而倦矣請老以去予志也吉凶晦吝惟尔有神尚明告之乃筮得

觀三之漸三憮然曰異哉筮乎觀我生進退夫通塞時也進退我也時雖未塞我退匪難奚觀之有遂拂衣往投牒于　中丞李公乞謝事公止之曰精力未衰胡以去爲弗許三峰歸而信筮之前知也逾年辛丑春二月望乃再筮齋潔如初筮得遯三之姤三欻然曰筮告矣筮告矣執用黃牛吾志固矣莫之勝說人孰能解哉復往懇辭于公曰強而仕老而休分也卑官去志決矣乞公俯允以遂投閒之計無爲鍾鳴漏靜夜行不休如昔人所譏也公乃受牒歎曰勇於求退高致也吾固不能尒強矣許以謝事三峯奉牒浩然歸告其妻二妻去諸僚寀諸門人弟子留不可俟行設祖以餞三峯曰子姑徐徐吾且筮既筮釋策震下巽上厥卦爲益三三彖曰利有攸往利涉大川三峰喜曰神哉筮哉吾其行矣乃載巨舟于章江之滸將出豫章況彭蠡下潯陽浮金陵入于京口循毘陵姑蘇義鍰錢唐易航而度涉會稽以抵姚江信哉利攸往而涉大川已吉日令晨從者畢役舟子以行告諸僚寀暨諸門人弟子祖于赤壁酹酒崇敬獻酬交錯賦白駒之四章以別

贈貳守詹居齋還莆序

居齋詹侯仁量氏莆人也登
士被選中臺御史執法屬嚴弾劾無所避出按南畿
持守堅定不爲權貴所撓婺邑有當路大臣奪御史
行院爲居室撤詹去焉之衆皆唯唯居齋不可百計
撼之凝然弗動彼大臣者懷憾竟以私怨謫出時論
稱屈嗟彼大臣無忌憚也既而左爲泗州判居齋曰
不合則止可以去矣有慰留者益多又不果既而再
駕居齋曰今可以去矣慰留者益多又不果既而再
進吾南安郡少郡守居齋喜曰今可以決去矣瀝悃
陳情疏上于　朝下銓部未允居齋遷延于道久
之不得已勉至吾郡時郡守西洲公入　覲居齋
當代視篆力請辭于當道弟許始出視事含弘平恕
簡易慈祥愛民下士罔不周洽四邑翕然称治茲歲
春正月舉覲典冢宰御史大夫集諸藩臬考論群屬
司功大夫執居齋前辭疏請進止冢宰曰此執法御
史也去志既決許之御史大夫曰此不以行院阿權
貴者也決於求去許之少宰中丞欲留之不可矣遂以致仕去檄至
郡居齋欣欣然曰吾志得矣今而後吾不爲斗米折
腰矣遂浩然束裝往郡推謝玉泉信宿留之居齋謝

曰吾憂寐已在木蘭烟水矣子毋錮我王泉乃設祖
于東郊之滸餞焉酬爵獻酬敬核陳旅禮周意篤殆
有不盡之意祖者徹乃別

南康賴氏重修族譜序

賴南康著姓也世遠族蕃譜牒修纂屢矣族子太學
生養威門人也繼乃曾大父大尹公乃大父提舉公
輯譜遺緒合謀於族兄瀏陽簿先覺重修之造予請
序惟賴以國爲氏者也列爵子封域蔡州雲夢商周
世有茅土春秋魯昭四年爲楚所滅子孫遂以國爲
氏至漢有交趾太守先嚞有零陵太守文唐有光禄
大尹禮舉鄉薦登
文皇首科進士與克紹奕世相望一傳而子爲懋顯
振耀前聞三傳而曾孫爲養威克篤先烈修輯譜牒
前作後述可謂世有人矣於戲盛哉子執譜閱之仆
仆綿綿遠有端緒傳至伯通分爲六派自一世二世
三世以至十有二世繩繩相續雲仍繁衍各以所出
其也父其也子其也本其也支以世繼世宗系相承
養威之用心周密叙事詳備篤同愛之念敦仁立敬

親睦九族之風藹然具存後何加哉竊嘗有感於譜系之學久廢不講是以宗法不立而族人無統也族人無統則昭穆不明昭穆不明則尊卑失序尊卑失序則五品不遜五品不遜則百姓不親百姓不親則禮義不興而人道廢矣是故講譜系之學者必先立宗法宗法立而後昭穆明尊卑序三品遜百姓親一家仁讓之風油然興矣賴氏著望南康世久而繁族右而顯生齒衆盛稱雄郡邑匪直譜牒增修乃復宗祠肇建譜牒修則統異爲同宗祠建則合渙爲萃祖其祖禰其禰胎其胎穆其穆尊其尊親其親老其老長其長幼其幼九族睦一家齊而千百斯世永有承矣於戲賢哉予老矣言之無文幸見賴氏譜牒宗祠相繼而成於世教有裨焉是故樂爲鄉人道之

贈郡守西洲林侯入覲序

郡守西洲先生林侯莆人也今德茂才強學達政舉天子龍飛首科親策進士英聲雅望爲時推重出宰岩邑入丞太學被選爲儀部主事師貴戚進膳部郎中人咸以公輔期尋擢吾郡太守輿論未厭侯怡然就道至郡端莊簡重寬博平恕行政持大體不察察細故先德緩刑慈祥豈弟不以苛刻示威聽訟折獄

明決果斷奸頑梗化者畏服罔敢肆興學重教啓誨
諸士親爲講授大旨品較其藝文優勸之可謂政教
兼舉矣性凝靜寡欲敦尚朴素不競逐時好寧過於
簡無趨於繁密近於迂無急急於承順臺評最之称
爲古道茲以來歲孟春爲天下郡邑入覲之期時值
儉歲民艱食欲留撫蘇之不可乃筮吉以往得用賓
于王之占遂登舟發程章江之游士民趍送者肩摩
恐後攀挽頓望唯乞公遄歸慰其私維時武昌王鶴
菴出餞于郊予從後庖人治具醴人執爵伶人奏歌
予二人洗爵以獻賦詩爲侑郡佐諸君相從于祖咸再拜予二人亦再拜乃
再拜諸邑令佐相從於祖咸再拜予二人亦再拜乃

別

賀郡推謝君王泉擢牧永安序

茲歲季秋望使者自京師捧銓曹撥授吾郡推王泉
謝君擢永安州牧郡守西洲林公喜王泉由中士進
秩下大夫可賀也徵文於雪臺迂史迂史言曰永安
爲西廣支郡在平樂西南二百七十里大山環繞天
堂在其西石鼓在其東通天在其北激江之水自古
眉出道路險阻境土僻遠古蒙州地也唐武德間置
立山縣隸桂林年代既久興廢莫詳至我　憲皇

御極十有三年撫臣建議復設爲州城池公署學校兵防如中州然予昔承乏西廣督學久視梟篆間攝諸道兵巡與聞郡邑政治稔矣韓子所謂蠻夷慢輕易怨以變挫御失所依險阻結黨仇機毒矢待將吏好則人怒則獸者西廣諸邑皆然不獨永安也嘗聞漢揚璇爲零陵守蒼梧桂林猾賊聚攻郡縣璇特制馬車兵車鼓灰然布弓弩發梟其渠帥境以清唐李靖撿校桂州以嶺海陋遠久不見德非震威武示禮義無以變即率兵南巡宣布天子恩意遠近懽服宋張栻安撫廣南西路所部荒殘多盜栻籍諸州黠卒伉健者爲效用申嚴保伍法諭酋豪弭怨睦隣群蠻帖服李浩知靜江邕管安平酋恃險謀聚兵爲逆浩遣使諭以禍福許其引赦自新酋即謝過聽約束陳大紀知橫州妖賊作亂廣右騷然大紀奉檄飭制兩軍親冒矢石與士卒同甘苦開諭賊徒散其黨與擒其渠魁遂平此皆戢亂遏荒措安黎庶有功西廣大矣辟之醫藥殆伐病之良劑已試之奇方也玉泉仰師古人御夷殄寇運謀設策以安邊境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矣他日廣右稱才賢爲諸郡最舍玉泉其誰哉予日望之

賀郡守西洲先生林公壽誕序

純皇臨御十有八載春二月望後七日吾郡守西洲林公誕降於閩莆里第光弼完氣獨稟挺生越七載孝皇登極道化作人賢才樂育公蘊王藏器崇德懋學於菁莪棫樸之盛越十有八載　武皇嗣位德澤涵濡禮羅英俊公則掄材拔秀歌鹿鳴于賓興顯顒諤諤計偕南宮越十有六載　皇上入繼大統嘉靖改元首舉臨軒之典公則袞然大對於龍飛利見之期傳臚釋褐朝士稱賀明良胥慶此其幾也發硎之初出令名邑入承太學進爲春官郎師洽亭湯旁流古龍冀黃召杜不足多也可謂賢矣比今嘉靖廿又一載仲春下澣乃維初度之期以甲子計之三石六十有奇矣惟禮有慶惟慶有贈惟贈有祝固有不容已焉者也貳守蕚江張君節推東樓馬君深洲諸士諤諤者屢翼翼相從序進堂下拜稽踧頓禮行而退公肆遊授几設醴陳核實二君宴樂爲壽歌

臧晚主賓客羽儀朝著聲譽茂彰擢中大夫分符守
[illegible]紹簡重正大公平德政浹
[illegible]泰江張君節推東樓馬君
[illegible]靖廿又一載仲春下澣乃維初度之期以甲子計
之三石六十有奇矣惟禮有慶惟慶有贈惟贈有祝
固有不容已焉者也貳守蕚江張君節推東樓馬君
肅衣冠趨造于公之堂展禮以慶贈言以祝群吏濟
濟諸士諤諤者屢翼翼相從序進堂下拜稽踧頓禮
行而退公肆遊授几設醴陳核實二君宴樂爲壽歌
工職職伶人事事奏金石被管絃律協音諧禮儀卒

度尊江奉爵以獻東棲洗爵再獻公舉爵乃命歌工歌有駁曰振振鷺鷺于飛鼓淵淵酔言歸于胥樂兮

贈郡守峋嶁祝侯都臺旌薦序

虔守峋嶁祝侯鳴盛楚人也純德碩才擢豪賢哥都諫垣典幾郡再起守虔蒞任三月亦謝事以去督府中丞臺南李公堅留之方具疏陳請　皇上下天官議復留之強起視事未幾臺南公拜留都遷尉論薦四藩郡守才賢特異望重資隆聲名表著以公需顯擢者也祝侯才望爲江藩最顧泥久近之迹下檄虔郡褒辭譽美豐儀盛樂合諸文武群僚庶寿序進于大府之堂展禮致敬庸旌賢申憲典欽　皇綸也

虔郡佐走使致簡於雪臺迁史徵言爲贈迁史乃言曰夫宋歐陽文忠名相也以犯顏敢諫爲忠以通今博古爲高以濟時行道爲賢當時称之後世奇述也求之于今吾於祝侯見之矣侯進士釋褐特授贊門給事建白論列主張大議彈文諫垣敢言直節無所避忌忠犯　人主之怒蓋有之矣既又奉　簡命主典西蜀鄉試命題較藝崇雅黜浮論議粹精宗祖周孔辭義遂雅出入秦漢文章憂三後古蓋有之矣既又奉　璽書按敕吾鄉功功罪罪未

以權勢搖撼大為其室所憾阿於者陰擠出守畿甸
以快忌忿之私侯受之氣愈勁不少挫折急拯厥隱
力救時艱振植士風培養元氣齟齬世道矛盾物情
咸弗之恤寧忤母徇寧抗母隨寧矯時取咎無寧同
俗苟容行道濟時之心蓋汲汲焉不暫若是乎孟
子不動心善養浩然之氣言大丈夫曰富貴不
能淫威武不能屈伸尼聖人不許由椓之剛慾故也
是故集義所生克塞無間不淫不屈非剛者與君子
謂侯崇志節負氣槩以豪傑自許固剛者流也比者
托疾陳情速於求去謂其有激而然淺之乎窺侯矣
是故臺南始而留終而薦知之深望之深也夫侯宏
聲茂實中外剔歷久矣日將晉位公卿受大任重霖
雨舟楫耳目股肱皆侯地也今日之舉殆其兆與予
不穀請賦蒸民之三章為侯贈

贈邑令碧峯陳君都臺旌薦序

碧峰陳令尹閩之邵武人也性敏德純才清政達器
識宏遠志向高邁早育郡庠文學儁茂有司越恒格
貢於禮部入試　內廷卒業成均年富力強益深
造詣校牒天官與天下士掄選異等授吾郡崇義令
尹諸士大夫咸喜其志方得行碧峰自視則歆然如

將弗勝可謂實而能虛有而不居者矣夫崇義邑之
初闢也築城鑿池肇封啓宇雖山盤結麻民散處市
廛未衆風氣罕啓而未舒規制草創未甚侈也是故為
之令者似易寔難事彙紛無端緒人心頑梗太
嚴則離少縱則玩不可約束賦力役雖不敢逋逃
暴斂煩刑苛法毒雷赤子者豈為罷羸崇義之民翕
然歸戴如溺拯焚援大旱之得雨也歡聲雷動譽聞
風馳建邑以来二十年餘高令之後見此賢尹誠哉
民之父母者矣比者督府中丞臺南李公拜
命南都廷尉申飭憲典舉撫部守令才賢者下檄旌
奬為群吏勸碧峰與焉臺評物議允相符合君子謂
臺言無濫舉市恩碧峯非徼名干譽庶其並得之矣
邑博士東溪陳子初至未久喜碧峰新政獲上足為
遠大徽率諸弟子具儀展禮於邑治之堂為碧峯慶
是固臺檄恒典抑亦東溪盛心也東溪司教一方舉
動不苟乃端肅三致其介詣予徵言以贈蓋敦重造
義非徇時俗逐妃好者類也予不肖於斯舉兩有取
焉是故為之序而不辭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憲節行春圖序

西臬祿溪繆大夫京口人起靜海舉　皇王第科進士性毅質敏德純才茂學優駁歷中外幾十載　禊拜　命爲吾西臬大夫持憲正布令嚴折獄明取下威葉好肅用刑允其自處也秉心直淵律已廉介制行端方行已恭而有禮和而不流剛而不猛貞而不絕俗不激不隨不侮不傲行部所至春生秋殺可畏也尤可懷也西土之民載戴之士仰之群屬吏懾之服之戎閫將敬憚之藩臬大夫推而讓之撫臺中丞巡院侍御譽美而薦揚之可謂賢矣某也不敭昔者吹篪滇試校文品士薦大夫首選明年先諸士上第授官地善以諫疏外補淹郡邑聲實茂著遷擢予烝民美山甫曰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請書此于上方

慶郡守王公壽序

茲歲春二月哉生明迁史晨起彈冠振裾坐寶制之堂命童子灑掃庭除拂拭几席以待賓客過從也童子請故迁史曰是非女所知也予昨就榻夢數翁者

星冠道服飄飄然御風而至拱手謂予曰吾輩處井
西南知公太徵文昌精也頃乞一言予曰言何曰美
恭階中星也言已忽辭去予覺識之不知其何應也
頃則門者進曰諸耆壽投刺告入予詫曰異哉速而
入諸耆壽冠服巾衣耆面台背霜鬚鶴髮傴僂升堂
置杖再拜請曰武昌郡守鸛菴王公是月中旬三日
壽誕初度之晨衰老逸民忝厠姻交之末將不腆之
儀往慶焉無能為辭惟公文章鉅工善頌善禱請
言奉為華筵之祝予笑尔而笑曰瞞昔之夕予夢尔
尔今乃徵之井西南者丈人星也諸翁當之矣忝階
中者天夫星也王公當之矣太徵文昌予恧敢當詩
之夢也公具為我辭哉予曰然則以星為慶乎仰彼
幻邪諸翁曰神哉感於公
光芒徹天太史占之忝階
我中其祝予曰昔者予為諸大夫祝曰萬壽無疆予亦自祝曰萬有千歲矣復何
言哉無已則以山為祝曰如岡如陵不騫不崩可乎
諸耆壽曰可哉無已則以水為祝曰如川不息如海
不盈可乎諸耆壽曰可哉無已則以日為祝曰如

月之恒如日之升可乎諸耆壽曰可哉乃再拜謝曰
允哉公善爲祝辭也矣請執公言以山水日月爲王
公祝

叙雨

庾古大國太守古諸侯一也維　天王二十有一
年春王正月不雨二月不雨三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五月不雨庾守峋嶁祝侯迺憂迺禱于雩庶事咸責
靡神不宗三日雨民大悦再閏閏之五月又不雨
侯載憂載禱明日雨愆是民復大悦君子曰雨
哉雨哉賢矣祝侯格天誠也保民愛也憂國二也報
君忠也報

贈壽序

武昌太守鶴菴王公生成化癸巳二月甲戌比今嘉
靖癸卯二月丁亥爲壽七十有一卿人無親疎長少
里尊咸致辭爲壽禮也乃諸鄉士詣予徵言爲贈予
惟公十二爲學官弟子二十應鄉選二十九舉省闈

試三十有六登禮部進士明年拜邵武令四十二進
工部主事尋進都水郎中四十有九擢武昌太守五
十有三疏乞終養六十有一遂謝事比今十
媚小人司銓衡黨構傾陷六十有一遂謝事比今十
年矣優游林壑漠如也今也年踰七衰啓處康寧孝
孫繁盛可謂全福也矣孔子曰大德必得其壽徵諸
天之生物裁者培之言德為壽之本也惟公昔為令
逆瑾竊柄虐政四出黎民如溺乃惸惸以愛民為主
極恤之邵武黎庶賴以存活比為工部典司漕渠浦
民罹中閹暴橫直疏論劾被逮詔獄無罪而釋

溺民乃蘇入為都水大工迭興營作百倍城社
費樓漁蠹無所忌憚公銳意裁抑雖震撼權豪無
貶損時方搥手側目不恤也出守武昌地當繁劇民
復孱窶苛毒之政千百他郡加之親藩橫奪宮寺暴
征當道坐視不救又從而縱恿之公視民之病恫切
乃疏聞于　朝雖奇禍不計事多得請民獲解
於倒懸凡此皆上裨於　國下益於民發之惻隱
慈愛剛毅果斷功昭于時澤遠於後德莫大焉者也
德乃得天之本也得天斯得壽矣年踰七衰豈僅致
哉自今伊始爾彌爾性以引以翼八十而耄九十而

期百歲而願皆得天致然也是故祝公之壽者無他
曰得諸天

贈少司徒東峰汪公還朝序

巡撫西藩御史中丞東峰先生汪公新安人登
武皇御極六年進士被選爲黃門給事歷進左右至
都給事中擢太僕亞卿再擢正卿鄉望方隆坐累謝
事十年于茲　上思公賢寵錫特起仍爲僕卿未幾
拜內臺御史中丞奉　璽書節鉞撫鎮大江之西
甫踰年拜今地官少司徒以還二歲再遷中外咸喜
既得代釋鎮以行群僚吏拜瞻車塵之下吾郡學與

紳蕭薇徵言迂史馳獻於公申其門人故吏之私昔
者貞文忠論大臣輔君之道四曰正已曰格君曰謀
國曰用人首列廣憂商周輔臣事業爲世楷則下逮
春秋戰國三漢晉唐名卿賢相擇而取之大臣之道
庶幾矣惟公歷事　聖朝又居侍從出握重權入
司大政儲位公孤並階宰伯今之大臣也道術粹純
德器凝重寬洪簡靜廉介端方正已律身不待贅矣
格君之道啓心沃心嘉謀嘉猷非廢棄所敢知惟上
贊　神謨措天下於磐石獨非草莽所與見者哉
乃若謀國用人殫忠竭智固有沉幾大作於經綸籌

策之妙者矣孔子論政足食爲先孟子言治親賢爲
急公其念哉四代雍熙泰和之治將復於今日矣惟
公昔居諫垣直氣勁節犯顏敢諫言人所不敢言獻
納無隱受知　明主蓋有日矣比爲僕卿運用計
籌深謀遠慮蓄牧閑厩駟駉駽繹繹征戰有具經國者
歸功焉顧以剛正不阿竟爲時宰忌嫉旁搆陰擠矯
詔去國公論大屈詎知天日清明復見　召用林
甫退韓休起丁謂罷寇準還是固理勢恒然抑亦天
祐賢相以登至治非人之所能爲也今也撫綏西土
布德弘化休養元元發政施仁培植邦本風清弊

之外民熙物阜文恬武熙景如也[illegible]
[illegible]其素蓄公知於撤也之情胡能爲辭忙西山老
論四代輔臣皐益伊周不可尚已於高宗則有傅說
祖已於宣王則有吉甫方叔申伯山甫召虎仝輔佐
之道以弼成商周之治萬世如見者也某不佞請以
說甫諸賢中興之功爲公望

賀中丞東涯虞公壽序

維歲昭陽單閼月在塞壯之朔吾郡張同知某率諸
僚屬造迂史告曰茲月五日維我屢臺督撫中丞東
涯先生虞公誕生初度之晨敢以祝辭請迂史曰古

昔犖封人祝堯曰多壽祝辭始也幽人祝公劉曰萬壽無疆魯人祝僖公曰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皆稱祝之辭然非爲誕晨也周尹吉甫美申伯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美山甫曰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詠歌二賢推所由生美之非爲誕晨祝也中古以降禮尚繁褥敬不虛拘吉日令辰尊耆老誕慶之期爲隆盛褒揚之詞致稱頌祝頌之意曰多壽曰萬壽曰眉壽曰降神曰天監踵襲遺言致情懽忭臣於其君下於其上率是道也諸君子幸際我公誕生之晨勢分雖嚴而禮將其文儀享其恭無亦

申祝頌之詞惟降生之異以壽公哉甚也閭諸孔子大德必得其壽是雖賛辭之辭然德爲膺壽之本蓋徹上徹下之道也公昔時爲令尹寬柔簡愿惠澤弘敷徵爲臺史剛彊亂擾直聲大振屢擢廷尉嚴明公敏果達平恕刑允而民用不寃邇承　簡命秉鉞提兵鎮我南服威恩並行仁涵義斷秩秩如也申伯之德柔惠且直山南之德柔嘉維則公蓋兼有之矣惟公世居金婺同輝之地青岩石樓靈鍾秀毓不啻嶽神之降顧挺生公熙洽之世寔天監在下保我天子生我公弼至治之休也值茲桑蓬協慶之期天

象呈祥吉占預告乃逾耆望耋躋期順之始景福攸
介繁祉聿臻凡我有衆展禮爲辭述葦封人圖人魯
人之祝豈過情哉吉甫稱申伯曰維周之翰四方于
宣称山甫曰賦政于外四方爰發某無似請載賦崧
高蒸民之雅爲公壽

贈少郡守蕫江張君入覲序

維　皇御極二十有三年春正月乃天下臣工入
覲之期吾郡守雲崖陳公視事甫洽旬貳守蕫江張
君當往乃於季秋卜吉行庚康猶義請令佐咸集於
章江之濵設祖以祓以餞問言於雪臺迂史申其意
惟入覲古制也在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夏因之
商則曰天命多辟設都于表禹之績歲事來辟至于成
周法制大備諸侯五年一朝大明黜陟太宰統百官
三歲大計群吏之治詠賞之漢唐而下代異其制與
古遠矣惟我　祖宗立法上擬虞周天下臣工三
年入覲綜核名實賢者優之能者存之勞久功者治
行卓異者顯擢之合虞周陟明之典進爵之制也惟
我蕫江張君松陵人也昔牧東膠政譽茂騰司功書
最用三載擢秩郡貳比蒞吾郡明果敬慎寬和恭恕
敷政于郡視篆于康色愈譍訟折疑徹禁奸去暴剪

強振弱石廢具舉監權虐務除宿弊革侵蠹公私交
盡商旅稱戴茲歲始視郡篆旋滿舉墜興利聚歛四
邑之民如病復甦饑得甘寒就續也至於興學造士
儀文優厚掄才就試尤加意焉可謂賢矣茲當入覲
撫臺督府巡院薦剡交騰藩臬諸當道署以上諸廣
周陟酬進爵之舉公其着膺之矣四邑令佐分雖嚴
而義則篤也予不佞何以申其意哉詩曰樂只君子
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祿攝之諸令頤望於公者固
如此請賦斯雅於祖道之次

儷選慶祝序 丙申年作

日者閩海蒼髯翁駕白雲越南海度衡嶽東造塞嶺
謁天馬峯徜徉于葛稚川丹井藥鑪之巔嶺上老人
名紫霞僊者解后清風巖白石洞奧之坐而語曰別
子久矣子奚自至蒼髯翁曰占祥也紫霞僊曰占祥
何翁曰某者歲在重光大淵獻月在蕤賓玄之朔長庚
有耀于浯溪之嶼太武之墟弘農之府乃生哲人
赤光滿室異香彌月瑞氣氤氳養其堂宇比童而冠
神姿秀質夐出凡品自稱曰滄浪子采芹類水育其
秀也折桂月宮挺其豪也策名天府赫其英也已而僊
帝庶政其英也已而僊旌夬五馬彭彭朱紱皇皇

黃金其章揑彼虎符專城大邦吾處海濱聞諸黃衣使者曰太微元老下燭吳楚仰而占之應在五嶺中嶼滄浪子今為大夫典篆之區也吾乃飛騰海嶽至止茲土紫霞僊曰至矣為哉參髯翁曰維茲柔兆沼灘蒼牧之季惟月之吉乃其誕祥之期上應太微之度吾領　上帝符命授以員訣參以玄品以增其遐算俾之氣充神和順天休命崇爵顯位彌性介社稷心沃德上壽　皇王協恭作朋中壽元宰飲福敷極下壽民庶然後優游難老以觀元化之闔闢也紫霞僊曰有是哉吾頤子從乃相與披章拜

詣東峯之谷介而請入時涵虛道人治具真覺之院高高之亭命童子星冠羽衣作八僊人為大夫慶壽之會二僊翁者趨進拱而祝曰壽哉壽哉有客至揖之曰二子為誰參髯翁曰吾闔海龍居士也紫霞僊曰吾崴上老人也大夫徐起曰吾昧平生胡為乎至哉參髯翁笑曰海印吾棲也嶺上老人吾少壯時與之遇于玉几峯五百年矣公不吾識吾二人知公久矣涵虛道人曰二僊翁者殆非常人哉壽公祝公公固非常人也二僊翁相顧以目乃歌曰嗟太始兮先天悟眞訣兮玄玄鍊精服氣兮不老其年壽

皇王兮羲軒壽斯世兮無懷之前又歌曰嗟太初兮無極炁玄品兮默默匏狗萬物兮不顯其德壽元宰兮阿衡尚父壽斯民兮葛天之域乃跨玄鶴乘卿雲指東南而去

梅國前集卷之二十二

序

贈郡丞蓴江張君述職序

茲歲秋八月八日郡太守雲厓陳公奉　天子命來長吾郡越旬有四日郡丞蓴江先生以來歲春正月當述職預期往雲厓命治吏設祖于郊取羝以祓庖人設俎醴人進酳伶人奏樂肆筵以餞雲厓執爵獻酬已蓴江酢酢已雲厓酬酬已雲厓則言曰三載入覲吾職也顧以初至廛執事寧無北山獨賢之歎乎蓴江曰守丞皆職也公方視事也以佐代行敢不

敬將而優游率從哉雲厓曰執事治郡二稔政習矣
維時　天子臨御于上仙公卿大臣佐理于下百官
有司朝覲會同當有陳列用新治化執事其何以敷
對更張惠我一郡哉蕅江曰有哉興學首務也庾邑
興賢俊茲學甚當復乎雲厓曰良是也蕅江曰環郡皆山溪漲恒作衝決之患無歲
權非古也古者墾而不征今也商旅散逸課稅猶存
吏胥冗食民庶代補得不償費不當革罷乎雲厓曰
良是也蕅江曰環郡皆山溪漲恒作衝決之患無歲
無之隴畝為溪貢賦如故民瘼之大也請為蠲之可
乎雲厓曰良是也蕅江復言曰郡政皆公政也何以
示不敝頹有聞焉雲厓曰三事舉矣夫復何言維茲
藩臬郡邑百辟僚寮　陛見之後合于銓部冢宰
御史大夫稽核明以為殿最凡我一郡令簿而下
賢者固多當無末賢者乎廉者當陟墨者不當罷乎
勤能者壯強者當存庸陋而老且懦者不當斥去乎
在職者固在所論遷秩者滿考者丁艱解任者活濁
衰耄寧不追拾使無遺漏若免乎執事權鑑素公今
未可以悉叩也蕅江曰知人艱哉臧否進退不易也
敢不慎與雲厓曰允哉慎也盡之矣乃洗爵載獻載

酢載酬而別

金塘詩序

高安謝以和名伯暉上世家鈞南坦湖湖前爲堂室之前爲金公塘塘中土色黃水清潔漾日如金故曰金塘里人呼爲金公塘重之也以和幼侍迺考坦菴遊寓荆南秀穎業儒掄選爲郡學弟子未幾坦菴卒遂奉母熊媪扶旅櫬歸葬故里三年之喪畢母卧疾百治不廢以和勞竭心力築室金塘攻神農黃帝書察脉理辨藥性旁考古名家方論久乃得醫民三昧進良劑於母甫三月熊媪十年沉疴一旦起矣用是再葺是室爲養母計指金塘矣曰吾得女相予起母疾吾與女偕此生矣遂自稱曰金塘子云四方適遠求治疾者戶外履恒滿水浮陸走檣檝汎汎車馬無弛鏕轂咸稱曰金塘今廬扁也詞人墨卿知以和者遂爲之賦金塘或問於雪臺迁史曰金塘何爲賦也迁史曰發以和之志也或曰以和曷志也迁史曰以和之有金塘也志孝也亦志隱也是故賦金塘者言孝言隱發以和之志也或曰志孝也奚弗箴厥齋銘厥堂榜厥門閱志隱也雲鶴之山珠藥之湖龍鳳之池皆可托也奚必金塘以哉迁史曰固哉爾之責名

於人也以和築室金塘起毋疾遂自矢養毋以老衡門終焉棲遲丘園甘於肥遯吾得我焉吾室其草堂矣吾塘其泌水矣吾茹芳洲藻繪矣吾土堊金碧矣天下至貴莫吾奪矣金塘哉金塘哉得我已矣奚必齋箴堂銘山盟水癖而後爲慊哉乃謝曰聞命矣聞命矣遂爲金塘之歌曰吁嗟乎金塘有室有堂有參有黃毋氏壽康厥譽用彰以聞于四方吁嗟乎金塘有屋渠渠有琴有書可翫可娛紆紆于于以登于唐虞其樂只且

酬謝以和序

謝以和氏筠人也攻神農黃帝家言婦家孫三山卧疾治弗瘳以和投劑愈歸功焉圖以報之或曰金或又曰幣予子魯與三山締昏則曰以和內重人也薦金腆幣何加哉乃爲之請言於予曰以和不重金幣而重大人之言敢請予乃言夫以和深於已人之疾者也昔者棄學攻醫起毋疾遂以醫著比者過吾郡吾嘗病虛虛老人常態也以和投以補劑又嘗病積食老人食少運化難也以和投以消導之劑又病耳鳴夜卧如聞風水聲以和視脉曰非虛也痰也火鬱也氣微滯也制導痰降火升氣之劑遂愈予感之三

山病痿子曰必謝以和乃治未幾以和至三山遣其子請視以和曰可治也三十劑乃愈既投藥十餘劑三山起矣倍之則行立坐卧如平時矣以和之醫之效一至此也古之秦緩華陀予不得見之矣東垣仲景冊溪於以和視伯仲哉郴陽何以宰燕泉於人慎許可優遇以和爲其母賦慈眞篇於戲宋清人也柳子厚爲之作傳清遂有聞來世以和固優於清予則不逮子厚遠矣焉能爲以和有無哉或者曰司馬子長傳伯夷謂閭巷之士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公其謂何子乃述以和之醫之功在書付子魯授三山爲以和謝以和號金堂後称之者又曰謝金塘

封君西峰蔡翁袁輓詩序

袁輓詩何爲封君西峯蔡翁作也翁隱君子也初封徵仕郎禮科右給事中進封中憲大夫大理寺右少卿加封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崇褒屢錫以今兵部尚書右都御史半洲公爲也嘉靖癸卯仲冬某日考終正寢半洲公涖鎮蒼梧訃聞袁裂五內不能起兩粤縉紳驚悼慟泣發諸輓章用攄情愫爲翁袁抑爲半洲公袁也未使馳狀徵

某序諸卷端惟翁閩人也隱居高尚初受紿諫之封值半洲公迎養京師同謝於後　闕庭父拜於前子拜於戲榮矣既而進封迁尉加封司馬中丞紆朱佩金眉壽景福鄉國所罕見也於戲榮也至矣惟昔已亥之秋翁壽七十某嘗修詞爲祝期翁百齡未艾也詎今天不慭遺弔傷未致尚忍序翁之輓哉禮曰知生者弔傷說者謂弔者禮恤於外傷者情痛於中者也今之輓者東粤之藩臬長貳也弔而傷焉者也何也知公也由公以知翁也惟公督兵總憲也殿于南服旃循旰宵綏定夷

疚碩德膚功渝洽漸被嶠海以東不但知公已也實公載公悠矣久矣豈故翁哉故公之功德在一世公之功德在百世哀翁於百世也豈故輓詩之什非夫人之爲哀也禮乎外情動於中大不容已也詩曰彼蒼者天殲此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嗚呼悲哉某不佞請歌黃鳥爲蓍里之倡

贈郡守雲厓陳公進擢山東督學臬副序

茲歲夏四月吾南安郡守雲厓陳公進山東督學臬副遷秩天官卿合議於大宗

伯疏名請授　璽書從事悉如制縉紳大夫僉以
爲得人日使者馳　命至郡授公公拜稽首謝郡
學諸博士率諸弟子從公後進曰監司方岳尊位也
督學監司重任也公嘗提調吾學嚴慎端方振作懲
勸諸士佩服久矣茲總東方六郡之學功愈弘效愈
著天下且觀法焉吾郡學固不能專也況齊魯成周
大國也存先王之風傳大聖大賢之道千萬載未衰
也公茲擢位居監司任總視學惇王風聖學以淑多
士以彰　天子右文振古之休盛矣至矣敢不再
爲公賀公謝　鄉大夫士輩進曰莆士闔望也閩士天

宇子請予徵文爲贈予惟孔子作易彖傳于泰曰內君子何也君子在內泰之幾也今也林公內遷不于泰徵可哉是故朴山端方介特君子人也昔爲地官大夫外補州牧進秩郡丞嚴毅剛正寧抗毋隨強勁峻直寧矯毋徇寧過於嫉惡毋忍於容妍寧逢迎遷就不足而枉尋直尺以詭遇取容不爲也斯其陽明用事君子哉人也今也

召入留都進拜比部君子在內矣徵符于泰不亦宜哉泰之九二辭曰不遐遺朋亡此則大臣得尚中行保泰之道也朴山抗阻陳乞出居遠郡公道昭明振淹起滯遺遐而朋比不

七能若是乎夫泰貞乾晦坤豪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此又主泰之君下交於臣如堯之於蘐龍舜之於九官十二牧也惟我　聖皇任賢憂治同符堯舜百僚師師萬邦咸寧唐虞盛治復見於今日泰哉泰哉不占有孚也矣某不佞何能爲辭徵象於泰觀易之辭而玩其占一言敢之曰君子造長已矣尚何贅哉尚何贅哉

觀光序

觀光何觀國之光也觀國之光何王子應瑞升于天子之庭諸子餞之觴豆贈之誦言者也夫王子者

倜才懋學詣道修辭蘊也粹矣是故養於泰校之士孫之薦於鄉鄉之士孫之者孫其蘊也是故義經理綿辭之修也文博禮約道之詣也精敏豪宕才之儻也充碩宏淵學之懋也則造深而詣道遼矣才儻則摯著而修辭達矣修辭達則學益懋矣詣道遼則才益儻矣是故觀王子者覩其容温温如也聽其言侃侃如也與之處油油然弗能去切切如也偲偲如也而王子自視歉如也裕如也可謂士矣比者應掄材之　詔學博士賢之登于藩臬大夫藩臬大夫賢之登于春官卿

春官卿將序而進之升于天子之庭辟之木焉
明堂梁棟爾矣辟之玉焉清廟瑚璉爾矣材也隆巨器也貴重華美不亦顯哉乃今王子治行雷子李子劉子者友也爲之筮得觀之蠱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乃復于王子曰筮告矣觀國之光君子征也利賓于王道大行也徃哉亨矣王子曰有是哉小子行矣諸子乃出餞于江之濱設俎薦羞洗爵酳醴以軟以祖以燕以樂以賦以詠以歌以咢而別

贈郡學博士陳子致仕序

維　皇十有四年春正月乃天下臣工入覲之期天子之庭辟之木焉上制曰可天官卿乃天官卿舉幽黜恒典請于階御史大夫稽故格從事詢二藩臬大夫再詢于郡大夫議既合乃疏其致仕狀職有差復請于上制亦曰可天官乃檄于藩藩檄于郡其也疾去其也老去其也遥刑去其也贓于貨去示明也公也將爲有位者勸且戒也檄至吾郡吾郡學博士陳子以老致仕去諸大學聞之咸曰陳子未老也以老去何也諸縉紳聞之咸曰陳子未老也以老去何也諸戎弁聞之咸曰陳子未老也以老去何也咸告于雪臺迂史迂史曰陳博士未老也以老去天官卿弗明邪

御史大夫弗明邪藩臬大夫弗明邪郡大夫明宜矣而竟去何也公生明弗明弗公也弗公何也乃問于諸君子曰子不佞昔嘗與聞學政比滄撫臺嚴覈諸吏賢者進不肖者退無謬也今老矣于於諸博士嘗見馴雅篤實者非陳子乎言然嘗聞待諸生以禮畏清議守廉恥不規規徇利忘義者非陳子乎曰然迂史曰然則陳子雖老猶當以明陟之爲不模不範者戒況未老以老去乎弗明弗公固有任其咎者矣諸君子往告陳子冀其慰也陳子躩然曰諸公知我乎日吾病矣病甚而瘝天之畀也夫畀我以生天也使我謝事以去果人乎止或尼之止固非人所能莫之爲而爲天也吾何尤哉吾去矣吾去矣諸弟子復于迂史迂史曰知足不辱陳子也矣比行諸縉紳諸戎弁諸太學咸肅冠衣送之南郊以別

贈郡學王博士致仕序

江山人也美質茂才養于邑學以明經歲薦于郡郡大夫薦于督學大夫試優之移檄于藩大夫藩大夫薦于春官春官卿進試內庭錄之復試于天官天官卿請于　天子授開封郡學博士丁內艱起復再授吾郡學博士比至

吾郡郡學諸弟子禮謁之謙遜和易歐然若不勝師
進謁于郡大夫恭謹卑抑歐然若不勝吏退而交相
見於諸邑令諸學博士諸鄉大夫士温厚莊敬歐然
若不勝友聽其言訥而不放觀其貌閻而不章氣充
若虛材美若無藝多若寡智周若愚不欲以一事表
祿於外一長見知於人可謂大盈若冲爲天下谷者
矣居無何翻然而作曰君子之於天下或出或處或
去或就有道存焉吾出而仕矣大者不能爲宰相啓
心沃德輔佐　天子其次不能爲諫官忠言讜論
糾謬繩愆進賢退不肖顧乃典教學宮日與諸士論
詩書談周孔以求見先王之澤於天
古人獨善其身之爲愈哉諸弟子聞其言而留之王
子曰吾志決矣幸毋吾沮也諸博士聞其言而留之
王子曰久於斯非我志也俾遞其行幸矣乃告行於
郡大夫郡大夫謂之曰離富居貧職易稱矣何以去
爲王子懇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去就之際敢自誣
哉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請固辭焉郡大夫曰人各有
志吾終不女強也王子乃策士言而行諸弟子餞之請

言于迁史爲贈迁史曰王子賢乎哉達出處之義而不昧於進退之幾者也老子曰知止不殆王子其知止者哉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王子聞之喜曰富哉言乎吾將書諸紳

贈郡守滄江陳侯入覲序

粤若十有七年春正月天下會御史大夫考其治行見於　天子之庭太宰胥會群藩設闕取士監臨侍御史檄于藩大夫擇守令才賢者分典簫以外事制也我郡守滄江陳侯職當入覲修厥政事豫期往適藩

大夫檄下于郡速侯分典試事視愈期尤豫也比行諸邑令率其士民拜送祖道之次禮也亦分也崇義霍令上猶令以文屬焉庸致其稱美祝頌之意予不佞聞諸老子仁者贈人以言予學植落矣言之不文焉用贈爲哉維侯閩之同安産也登　皇上制科進士授秋官主事再進郎中擢吾郡太守蓋才賢越人不數年以上士遷至中大夫異等也昔者侯爲主事予承乏尚書右侍郎屬僚濟濟稱一時之彥侯於英俊中亡稱持重識體固已負雅望於清曹矣未幾予謝事侯奉　詔憲嶽于江南諸郡寬仁平恕

服大辟者無淫刑比反進職郎中詳審愼密凡大獄
訟宥辟罔中者人或難之侯從容剖折如鑑照形妍
媸罔遁用法則明察公斷不亂檀衡稱物錙銖靡有
爽者可謂允矣滋郡以來平易近民謙和待士恭謹
事上恂恂顒顒有兩漢循吏之風予嘗論其寬和如
黃次公惇厚如朱仲卿崇好儒雅如秦伯平清行出
俗如孟伯周簡除煩苛如劉祖榮名實相孚展不誣
矣茲當述職之期遂事捨杼之舉牧功於薦士而盡
節於爲臣庶乎兼得之矣矧際

天子求賢畫治

舉道化於四代之隆良二千石相與共理此其時也

玄陰焉崇而公卿尊而宰輔密不並美諸賢棡仕
烈於萬邦垂聲光於永世哉詩曰樂只君子天子命
之請以是爲侯祝

贈少守膽溪林君致政序

吾郡少郡守林君國璋古岡人也起鄉進士累遷至
郡貳守階奉議大夫仕籍多之滋郡踰二稔廉靜簡
於閩有弗擾之譽上嘉獲下孚可謂賢矣往歲陳情母
老辭去當道弗允既而陳守入覲視郡篆首以寬大
仁愛撫育元元刑辟惟輕贖罰無濫無貨無來刮滌

往垢一郡疲癃幾困而甦茲歲春天官卿以侯求去勇決遂允所請侯聞之即具牒求解去中丞王公臬副侯公報不可侯再具牒以五宜去力辭焉二公復報不可侯乃三具牒懇求去不候報束裝載道明日行郡推謝子攀留弗得吾郡邑氏無老稚遮道攀留弗得謝子乃出餞于郊設祖舉觴執爵以獻命工奏歌歌白駒之首章曰縶之維之以永今朝于焉逍遥侯謝不能既而歌白駒之二章曰縶之維之以永今夕于焉嘉客侯謝不能既而歌白駒之章侯起而酢于謝子曰慎爾優游勉爾遁思予往矣曷克以將此哉謝子乃洗爵酬曰生爲一邦其人如玉公固不可留矣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惟公重念哉遂再拜侯亦再拜已乃登車而南

贈千兵鄭侯旌奬賢能以勵庶官文職如干人武職亦如之序

內臺侍御史陳君邦進巡察江右旌奬賢能以勵庶所千兵鄭侯德威與焉藩閫下檄郡邑牒儀繁樂張禮于德威之堂君子以爲盛事蓋百餘年始一見也予忝倚玉之雅集諸姻婭製綺綴言爲贈惟人君統御天下文以綏治武以戡亂並用斯善夫人臣之用

世也文以附衆武以威敵兼長斯顯矣是故舉憲典者端好惡公舉剌旌別淑慝懲愚揚激廉汚賢能者上庸陋者下有功者勸有過者懲文職固在所急武職亦不可緩焉者也蓋承平之世文謨武烈庶官咸舉乃爲盛治而百僚師師文經武緯庶事孔修乃爲全才斯不易之常道也德威以世胄之裔爲世禄之官讀書習事綽有令名握訓練則號令嚴明旌旗生色典巡禦則法禁修舉行伍整肅兼用僉佐兵政則統馭周慎綜理勤勞是以膺生譽張推選視篆上下翕然與之無異辭也可謂賢矣迺者巡察侍御申舉憲度寮寀而抡拔之已才識可觀弓才識文之資也弓馬武之器也才識可觀則文事達矣弓馬能習則武事修矣用是公檄四播薦劄上騰寧非武臣翹楚戎垣出類者乎時方勤遠修戎式闢彊土以隆萬世太平膺推轂之重權樹來庭之偉績光先世而開後人茲舉也固其發軔哉予耄矣猶能操觚染翰爲不世奇勛頌

贈郡守東川許侯壽序

孝宗皇帝御極十有三年春正月元夕後二日晉安有奇瑞見吾郡守東川許侯寔誕生焉鄉人異之以

爲世有賢人之兆　皇上紹統改元嘉靖之秋八
月閩藩大比取士侯齡二十有三舉首薦明年春二
月試南宮得捷二月進對　大廷列上第侯齡始
二十有四儁才茂德赫然一日名動京師既而拜地
官主事累遷爲員外郎郎中典司錢穀惟慎惟當出
而督運漕儲入而經理國計練達周詳大司徒而下
咸見推重時台守報乏天官卿以大郡慎其選舉於
衆疏侯以代侯齡始三十有三老成嚴重天下固以
公輔望侯矣往歲秋七月侯自台移守吾郡台民咨
不可留吾郡民士則以來蘇爲慰迄今年春正月丙
戌乃維公誕祥初度之期寮佐往壽焉諸邑吏往壽
焉諸博士弟子往壽焉大庾邑凌尹士頵再拜徵言
爲侯壽其惟曲禮人生二十曰弱三十曰壯四十曰
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此古者論人年齒之常道
也公八閩之英也生稟異資幼志大學負非常之望
於奇俊中夙矣尊考伯兄世舉鄉薦文藝爲多士鬼
聞　君相亦既素矣推元紀運逮今四十其齡正
登甲科進士歷官郎曹郡邑忠勤簡慎綽有聲譽晉
安鄉評攸歸焉公濟美而興承武芳躅二十而仕矣
三十而服官政矣深仁美政下洽民士茂勛隆望上

仲尼不惑孟子輿不動心之時涵養樹立內德外業迥出常輩天下有定論矣奚容贅哉惟年壽益增名位益尊益重由郡守而進爲藩臬爲臺省爲宰輔公孤爲國家元老大耋豐功偉烈眉壽遐福稱熾稱昌則自今其始也其不伎老且衰矣何能言哉凌尹再拜請辭以祝乃爲之賦詩曰鳴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凌尹曰美矣復再拜請又賦詩曰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凌尹曰善矣復再拜請又賦詩曰俾爾壽而富俾爾壽而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凌尹喜曰至矣善頌善禱夫子之謂也請馳入爲公壽

慶賀彭大尹推封盛典序

茲歲春正月元日天官司封部走使者將　天子勅命授北流大尹彭廷用氏盖錫封厥父母也厥父之　制若曰子能任父教之忠肆國家緣子貴父匪直顯之寔重酬之尔彭宗華乃廣西梧州府贊林北流縣知縣彭麟之修德睦宗篤行好義鄉稱長者人無間言厥所積培發祥令子茲　特贈爲文林郎北

流縣知縣於赫寵靈來慰幽壤厥母之　制若曰
人子之才雖曰父訓而亦資於母德恒多故追崇之
命母與父均尔廣西北流縣知縣彭黼母朱氏克秉
巽德夙著毋儀訓子有成爲時良吏茲特贈爲孺人
九泉有知尚其欵服大哉

代草中翰登書舍卿奏璽寵兼備矣　王言如絲如綸詞林
頒于司封部乃撤畀于使者乃傳授于廷用廷用乃
具朝衣朝冠再拜稽首恪受於家卜夏四月巳酉吉
日令晨告祀於乃考妣主易於寢黃樊於墓禮也諸
大夫士往爲之賀榮之也昔予承之四川督學僉事

三年入考以推封請司封部泥恒格難之予乃三疏
陳情詞意懇切荷　武宗皇帝俞旨錫命於先考
爲奉議大夫先妣爲太宜人顯哉丕休哉嗣是天
下藩臬郡邑考績者咸獲請封如制人子孝親之心
感逾覆載可謂幸矣廷用以太學儲英發軔邑長三
事聿脩庶政具舉撫綏夷獞保靖邊陲厥功茂矣用
是聲譽上聞疏劄交薦三載考最錫典推封固其所
也傳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可謂孝哉乃惟廷用曾
祖考昔爲眉牧進淮陽守深培厚積啓裕耒裔是故
一發於子爲丘邑少尹再發於曾孫爲北流大尹四

世之問前作後承存輝没耀可謂盛矣詩曰世德作求永言孝思迪用以之又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彭氏之後人念哉

慶封君西峯蔡翁壽序

晋安西峯蔡翁乃以司馬兼御史中丞半洲公嚴父也　皇上御極十有八年秋七月戊生明維翁誕祥之期上距　憲宗改元成化六年庚寅孟秋之朔爲壽七十始翁年幾五十半洲公舉進士年六十半洲公由縣令徵入諫垣考績　皇上推恩封翁承事郎禮科給事中比半洲公自内臺簡擢撫巡兩廣總理戎務　皇上重恩加封翁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年則六十有九矣茲歲牟躋七十壽富康寧尊榮顯貴備矣哉翁當初度之晨半洲公開鎮蒼梧東望閩山遥致其祝兩廣藩臬諸大夫咸遣使稱辭登祝于翁之堂禮也左江余侍將恩予内弟走使者徵辭爲之代祝亦禮也予惟閩山之英也鍾靈毓秀稟有完質晦德斂才隱居以古逸民高士自處展矣銖軒冕塵金玉芥功名不顧人之膏粱文綉者矣顧乃發於令子爲時尊位厚禄豐勛茂烈爲　天子倚毗丞弼方

日邁於無疆翁之休澤耿光崇封溥鈇年彌高德彌
卲福彌盛而寵褒彌增彌書維徽聞嘉章連篇累牘
曷足以鏊頌禱祝頴之私哉不佞無能爲役竊効
詩人賦而興又比之義作一三六授使者馳件
歌詠於翁之堂以侑
越王嵩羅環列望京在傍攀
誕降儲精孕祥壽翁祝翁祝翁祝

寧李侯吾父母也茲往矣吾儕何以留之乃諸耆彥者
進於庭再拜言曰廉靜謹恪良士倚庇李侯吾師帥
也茲往矣吾儕何以留之乃諸縉紳大夫造於庭再
拜言曰溫恭有禮讓虛不伐優老而尊賢李侯誠循
吏也茲往滇矣吾士民何以留之哉李侯再拜謝曰
吾政何能及公言敢辱茲貶梅侯曰富哉老者之言
可以觀治矣彥者之言可以觀禮矣縉紳大夫之言
可以觀政矣李侯賢哉有而不居歛然若虛可以觀
德矣乃告於諸大夫諸彥老者曰樂只君子天子
命之侯不可留矣諸君子何以頌頁諸大夫乃歌曰

[illegible]以休息我布賢侯沃我以德我心孔
昌其[illegible]諸彥者乃歌曰江之永矣其流漪漪侯
之賢矣其政有禮其政有禮德音不已諸老者乃歌
曰崧降南山有雲英英我侯撫我愷弟循良眷言往
矣嗟弗能忘梅侯美曰有是哉上感下應桴鼓影響
可以觀化矣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眺又曰有匪君
子終不可諼兮

贈大尹龍山凌君撫臺旌奬序

茲歲夏四月江藩大夫檄下吾郡旌勸吾邑大尹龍
山凌君蓋將撫臺御史中丞胡公舉憲度激揚之典

也喜郡大夫將藩檄下于邑邑佐幕奉行惟謹徵言
於詞苑張之顧予獨事方勤勤綸未釋辭乃復介予
門人李博士來申其請予讀漢史有取於明帝即官
出宰百里上應列宿苟非其人民受其殃誠三代以
下識治體之確論也予昔久濫藩臬歷觀爲令才否
以考其民之安瘠桴鼓不發既叨中臺職忝群吏衡
平鑑空毋私好惡以舛懲勸而於縣令尤加之意執
憲典也茲惟龍山高產也敏學達政少登廣藩鄉薦
鄉人士恒稱之發軔典教澄江英才萃盛之地任重
儒師誨迪無倦模模範賢俊歸心遷而令永淳前
遷而令太和三遷爲吾庾當夷夏孔道水浮
陸走交馳絡繹財出無經民甚苦之龍山上體賢守
節愛之心革省之法儉約自持而冗濫之費力爲裁
縮橫征重歛苛政嚴刑日切警喪不忍加於如傷之
民監昔者煩峻暴酷而更張之群黎百姓如疾而甦
如仆而起如飢餓而乳哺焚溺而拯濯也輿情歸之
清論與之謳讴日著而上孚矣用是郡大夫藩臬大
夫署以上考撫臺中丞集衆議而旌勸之典斯下矣
昔者冉求言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爲之三年可使
足民孔子許其千室之邑可使爲宰而居政事之科

與仲由並稱吾庾視千室而小也矧茲疲困尤甚是
民之宰能無望哉龍山擧優而仕教成而政抱希賢
之志素矣政成譽張崇蹟要職名實加於上下聲光
垂於來世由此其權輿也哉予不佞日爲龍山望之
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贈少郡伯小山先生陳君壽誕序

崧高之詩美申伯封謝也先之曰崧高惟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蒸民之詩美山甫城齊也先之曰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是故自古稱美祝頌賢人君子功德之盛必以天監嶽降爲言推其本也至於後世公卿大夫壽誕之晨舉嘉禮以爲慶者不曰崧高則曰蒸民蓋於祝頌之中兼致稱美之意有由然哉茲歲春正月二十有六日是維吾郡少郡伯小山先生陳君壽誕之晨修儀爲賀用致其祝禮也公起閩藩進士典教仁化道德文學迴出群類朝議以臺諫徵適丁內艱旋授汝寧別駕廉介恭勤上獲下孚遠器儁才優於政事治行昭著薦剡交騰乃有吾郡之擢皆異數也茲值誕降之期將何辭以爲慶哉無亦述崧高蒸民以稱美而致祝焉可也詩曰柔惠且直柔嘉維則言德也小山之德寬裕温恭忠謹誠恪得於天性厚矣詩曰古訓是式

威儀是力言學也小山之學敏求深造尊聞行知得於家傳博矣詩曰採此萬邦聞於四國賦政于外四方爰發言事功也小山造士振民行道致治一邑一郡乃其小試爾自今以始膺生鸞張寵新眷渥志得而善兼位崇而秩顯勛烈昭於當時垂於後世申甫不得專美有周矣況壽齡耄齒臻期頤纘乃祖考又非申甫可及天鑒之命嶽降之神不亦愈有徵哉鴟鳩詩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南山有臺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請再頌之以繼崧高蒸民之什

賀南岩蔡大尹壽序

南埜龍塘吳慕旦氏南巖王定夫氏不遠百里造予寶制之堂再拜懇曰南岩蔡大尹汝積氏茲歲四月下澣維其誕生之晨春秋蓋七十有一矣周也治也偕諸姻戚朋舊將於懸弧之旦冠冠服服巾巾裾裾帶帶履履升彼延賓之堂載祝載頌爲壽敢請公言聞之人壽一也有聖人之壽有賢人之壽有衆人之壽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賢人者齒可尊德可欽行誼可爲鄉邦重者皆可謂賢人之壽也南岩南埜世族也乃考經郡公經史起家嚴厲訓教是故南岩離

經辨志植學績文掄于郡庠育于太學發軔于廣藩之理擢令於邕管之邑謙雷震畏愼和平坦易獲上孚下善始令終謝事家居處羣以恭接人以禮無吝色進也舒舒退也于于出也恂恂入也晏晏鄉邦之人無衆寡無小大無長幼里尊親之厚之愛之敬之無間然者斯庶幾賢人之壽耋之宜矣昔者曹國詩人賦鳲鳩美賢者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又曰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萬年萬年祝之也諸君子歸而再登南岩之堂請歌此詩爲南岩壽

贈令尹碧峰陳侯考績序

崇義令碧峰陳侯考績預達於郡郡請於撫臺督府巡院暨藩臬守方巡道督糧備兵諸使佐撫臺報曰庶政修百姓安矣許之督府報曰群盜息四境寧矣許之巡院報曰六事舉一邑治矣許之藩臬諸使佐咸報曰勤政有稽慎其事胥會邑之堂有篆也既得請乃郡[illegible]朱北泉攝其事胥會邑之堂有篆也授之曰篆在是有藏也藏有籍有庾也庾有簿咸有鑰授之曰籍也簿也鑰也具在是胥史之案牘庶人在官者之執役咸告之曰其在是其在是乃束其琴

一書篋一衣笥一秣馬一匹駕車一乘忻然就道邑之民老者壯者少者咸奔走遍於野攀其車轓其馬留截其鞭鐙者蔽於途歌者頌者招阻而呼號者塞於道戒之不止麾之不去君乃下車召其民之老者前曰吾奉　天子命來典爾邑六載于茲果能扶良抑強乎果能興利除害乎果能親賢遠奸乎果能輕徭薄賦乎果能辨獄止訟乎果能雍蒙爾盜乎心雖不欺政或未之逮也爾群黎百姓何懇懇若是乎諸老者咸首觸地涕泣曰我侯愛我民猶赤子我民戴我侯猶父母恩深澤溥赤子安忍舍父母去哉頃二三稔以惠我也群擁如故邑博士率諸生趨而言曰邑令六載考績制也銓曹最六載之績陟其賢能典也陳侯茲行臺院藩臬署之上考銓曹將以臺諫徵矣雖欲久惠爾民不可得爾民欲久專侯惠亦不可得乎釋哉行且圖之樹碑以思可也樹祠以祀亦可也毋尼侯行民始釋去侯乃升車以行博士暨諸弟子述其事告於迂史迂史嘆曰賢哉令尹之民也諸君子碑祠之樹良是哉吾為作去思誼異之以揚厥休他日傳循吏者或有取焉誼曰陳侯來來何莫保我民如安堵陳侯去去何速舍我民不

可復不可復尚可思思悠悠侯能來

潮陽陳氏族譜序

自古受姓命氏皆有爵者爲之鼻祖而子孫相傳久遠昌大則其世德作求以繼紹之故愈久愈昌愈遠愈大無有窮已辟之木根本大則枝葉繁辟之水源泉深則流派遠而培根達枝濬源疏流前作後述理勢所必然也夫陳之爲姓虞舜之後胡公苗裔也散之四方數十百郡邑歷之世代千百禩子孫賢嗣德德相承無疆維休遐哉邈矣其在潮陽不獨千億繩繩又遠昌大云也起家簪第

[illegible]而載仕[illegible]

旬宰相公卿大夫暨百司庶府咸有功可述有德稱有行誼可重譽望可尊或父子相繼或祖孫相承或伯叔兄弟相紹續載之國史紀之郡志著之家乘者濟濟而盛雖世移代易而聲望昭昭在天下不可勝述於戲若是者古今可多得哉夫杞夏之後宋殷之後崇德免賢統承先王可謂盛矣文獻不足孔子歎之況杞宋者乎此故家大族爲人後者當有所立以爲歷世傳遠之道而不敢侈然以自恃也昔范宣子爲保族受氏歷虞夏商周之遠可謂不朽魯叔孫穆子又謂所不朽者在於立德立功立言此三立

者誠後人嗣承先世以爲文獻之徵足徵之地固在是哉
吾崇義學諭陳子繼英以先世遺譜屬予爲序不腆
之辭惡足侈諸簡端爲者族重哉詩曰無念爾祖聿
修厥德請以是爲陳之後人告

賀全濟溪壽序

南埜王仁夫濟溪蔡歲五月八日誕生初度之晨李
生呈林請言爲賀予辭呈林艱且至再乃諾是日之
夕子登擬星之臺命童子掃榻卧悅見二老人過訪
予扣之一老人進曰黃期翁也再扣之一老人進曰
白順翁也予曰二翁來何咸曰論道予曰道則吾不
知也二翁謂何乃黃期翁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吾
道也白順翁曰心如淵泉形如處女吾道也敢問先
生之道予曰道則吾不知也饑而食渴而飲不必膏
粱也寒而裘燠而葛不必錦綺也朝而作暮而息動
而靜而止不神役不形勞不忘所有事也吾道如是
爾忽偉丈夫至揖曰至哉先生之道與二老人異予
曰何哉女所謂異者丈夫曰由黃期之道斯期尔也
矣由白順之道斯順尔也矣由先生之道則壽可無
算矣不亦異乎二老人乃歌曰無狀之狀無象之象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復與之言不復見矣予起歎曰

夔老夫明日呈林進言遂爲之壽

高安坦湖謝氏族譜序

氏族有譜尚矣晉唐以來士大夫崇閥閱故人以族爲貴而族以譜爲重不敢輕也至宋歐陽永叔氏蘇明允氏各譜其族後人宗之謂其紀載有體勸戒之道寓焉不徒譜其世胄以矜誇於人也坦湖在鎬之高安謝氏之族則始於豐山先生仲子定之傳十三世至伯暉創修其譜譜法從歐蘇二氏兼之者也立凡例叙家教世系流派祖高曾祖禰昭昭穆穆秩秩繩繩相承善善惡惡不爽其實於孝悌之中存齊一之義可以爲維持世道之端矣徒作云哉伯暉不遠千里詣予請序其首予詳閱之有感焉夫譜族者譜一家之史也紀載備鑒戒昭視一國之史無異斯可也吾觀於謝氏之譜其世次相傳猶夫歐陽氏蘇氏之譜也至於立凡示教則推廣二氏之意而發其未發可謂譜矣是故君子觀於斯譜而數善兼焉可以見親睦之厚可以見倫叙之明可以見孚合之誠可以見接遇之周可以見區別之嚴尊尊親親老老長長幼幼秩如也譜如也禮以防之義以裁之仁以統之

知以察之信以成之而天下之善庶幾備矣或曰既善矣又何加焉君子曰立宗

冊符世家後序

國家洪武十七年甲子始開科鄉試明年乙丑禮部會試　高皇帝臨軒策問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盖昭代網羅賢俊第一科也吾庾譚先生翼以郡學生員業太學錄甲子應天鄉試乙丑錄會試登進士第盖吾邑賢俊登鷹第一舉人物也雲龍風虎千載一時於戲休哉授官之任錫以冊符藏于家後百年為成化甲辰郡守張公汝弼隸冊符于家系以詩畢其

世孫震距今又四十一年矣震字亨夫卒武緑教諭其故弟晉汝進之子大綱為學官弟子持此卷索題其後某也不佞謬舉弘治乙丑進士去先生百二十年亨夫暨汝進皆吾友也不繼見者今亦二十年餘矣仰先達悲故舊寤思當何如敬書以志感

梅國前集卷之二十四

序

贈大司寇石塘聞公序

十二年夏五月少司寇石塘聞公九載奏績天子命公進大司寇于留都君子曰異典也始公論秀于鄉升于司馬爲司寇上士折獄明果用辟公恕君子曰敏爲大宰中大夫知人迪哲進賢簡慎君子曰共爲右納言疏理詳決物無留焉君子曰達爲京兆尹　上德既宣澤亦下究莊涖簡馭不嚴而集君子曰惠爲春常大卿寅直和平相于祀事君子曰

恪爲少司馬治兵居守大閱以武休養以輯政是用
鞏君子曰肅比爲少司寇刑中而允而簡而孚勿辟
勿宥邦憲則焉君子曰端是故德懋弗矜才宏弗伐
其心休休其容于于其進與其止委紓　帝心
簡在維是有司寇之命位既崇矣望益隆矣元宰孤
卿維公是需君子曰休哉顯忠勸賢敦政隆治公之
進也有風天下之幾四焉迺若秉道舉官樹庸格
君則公之自致者也是故守正不阿不激而理道之
秉也素位而立不隱其賢官之舉也措刑協恭代工
熙載庸之樹也蹇蹇匪懈亮天地于　一人君之
是故秉道樹庸之本也舉官格君之基也道秉者充
官舉者能庸樹者康　君格者裕公則有而不居
處之若虛大臣弘公與是故謨明俊登忠斯顯矣功
尚勞崇賢斯勸矣忠顯而率政斯敦矣賢勸而尊治
斯隆矣政敦治隆以敭天下之動成天下之化是故
公之進也優優乎有風天下之幾故曰異典異典云
者言休也詩曰樂只君子天子命之又曰樂只君子
邦家之光

贈鳳陽劉太守序

安成劉子時命拜守濠州奉常符子典職在位鄂守

王子起制在銓其也承乏就列二三子者同劉子而
賓興於鄉者也翊世長民志行道乎爲劉子喜比往
餞焉劉子需言贈之迺謂符子辭謂王子言
王子辭二子咸謂其也言其也固辭弗釋迺言夫劉
子者儁才懋德達政習事昔也爲令良于令者也今
也爲秋官大夫良于秋官大夫者也是故其事上也
莊其澤民也惠其折獄也威其慮刑也察蓋有君子
之道四焉而非苟於其位者恭也澤
民惠者愛也折獄威者剛也慮刑察者明也是故恭
者禮之著也愛者仁之施也剛者義之發也明者知
之用也是故愛而不傷民斯慕矣恭而無失上斯獲
矣剛而不撓獄斯允矣明而弗苛刑斯中矣以忠主之
介以守之謙以居之勇以持之斯令終而永有譽於
天下矣是故良于令者優於令者也良于秋官大夫
者優於秋官大夫者也用是聲生聞張而進位于濠
優優乎人浮於食矣夫濠也者今之豐鎬也其俗朴
而趨於漓矣其民勁而流於悍矣其壤饒而荒於歲
矣其令繁其敝滋其吏暴而肆矣是故守者郡之帥
也下民之表也體仁則感秉知則從好禮則說行義
則服固其幾也惟幾故動惟動故化驅其吏御其民

變其俗歲登而壤復其故矣維濠翼翼四方之極良
于守者自劉子始由此其徃良于方岳良于臺省舉
而措之已矣劉子勗哉二子迺相謂曰穆哉言乎可
謂善贈劉子也夫詩曰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贈萬都帥序

浙閩都帥萬民望氏進領留都兵營操務君子曰重
選也重選何留都重地也兵營重寄也操務重責也
故曰重選重其選也始民望總浙漕也恭以事上嚴
以御衆廉以自律敏以率作漕政舉焉既視閩篆恭
而有禮嚴而有容廉而不激敏而不疏閩政舉焉

病在[illegible]居亡屬于昔與浙藩亟薦于臺史臺史亦曰將才
也藩臬諸大夫咸薦于臺史臺史亦曰將才也病且瘳矣
臺史曰頗聞其許子曰況毅而文匪專武也諸大夫
曰恭嚴廉敏且有謀焉可以將矣臺史曰吾將薦之
疏入大司馬曰是嘗舉漕政者乎小司馬曰然大司
馬曰然則吾將用之未幾領留都兵營操務之小司
馬請曰萬表可大司馬曰可迺疏名請　天子曰
表可民望時方入　賀撝重選慎毋負也謁小司馬曰慎哉重選行且
將也懋哉民望悚聞焉迺　陛辭反浙告厥母氏

以行藩臬諸大夫餞之郊諸闔帥餞之郊之外咸告之曰茲行重選也崇階茂烈自今以始詩曰肇敏戎功用錫尔祉吾子其圖之哉民望謝曰聞命矣迺伏鉞以往

序三石

三石何石三也石三何水中之石三焉子考墓在焉若爲之儲也焉子識之終身焉故曰三石三石云者慕也君子曰廉官賢哉明物察理考祥審慮竭誠秉志弗近名弗徼福弗徇外弗膠我處焉弗渝以永厥譽可謂孝矣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耆庵序

玄虛公者不知何許人也隱處南山之下以草爲衣以木爲食以禽爲友以石爲舞泊然無所與也時維玄冥司權滕六呈瑞萬植殞落百川膠氷天爲瑾窮地爲珀原聲鬻皜高皜公迺鶴鶴其衣皓皓其冠素裳白鳥回翔廣漠之野白石山人御玄鶴駕黃雲排風而至扣玄虛公曰翁何爲居此也玄虛公曰人暄吾寒人豔吾寂吾樂吾處尔也山人曰翁何樂也玄虛公曰璚璚吁吁於鐵幹素蘤綴於朽株灼灼之英韡韡之萼未嘗萌也栗烈之中有融和焉肅殺之餘有培

息焉天地生物之心莫茲先矣是故樂之樂之者樂其生也山人曰夫生物者春也今也玄冬之期天地閉塞元和歸藏翁曰樂其生焉何也玄虛公曰固哉女之論也不觀斯梅乎璘皴吐於鐵幹素蕊綴於朽株胡爲者哉而若是其繁也灼灼之英韡韡之萼爲之殿矣是故人知青陽爲春而不知玄冥爲春之先也時有春所子者整巾振衣委佩躡履趨進於玄虛公曰夫雪者天之氣也梅者地之物也四時者造化之迹也吾翁何取於斯而謂之春耶玄虛公曰難言也白石山人曰翁固喻之矣靜者動之根也闔者闢之機也貞者元之本也人知青陽爲春而不知玄冥爲春之先也於是春所子再拜謝曰命鉞矣請翁之春以識吾所

鎮蜀全功詩後序

右諸體詩若干篇賦安蜀之功歸美于大鎮其公作也始公来鎮全蜀時蜀盜久蔓弗薙公與諸用事大臣定計以安輯全勝爲主諸遺害生變者罪必及罔貸凡節縮芻餉制遣士卒援險守要戰勝攻取之方悉有成筭用是渠魁殄滅醜孽就俘倪旄獲免鋒鏑者不可勝計蓋公操廉靜寡欲之心秉愛　君憂

國之義才識老成政體練達諸邊鄙互構宿釀之患有以　朝廷大威福折之酋長部落咸讋服如故比今兩川平定四境晏然上不負　聖天子明命下不失蜀人太平之思公之功豐矣偉矣我藩臬我閫諸長貳際茲恬熙和洽之盛形諸聲詩以歌詠之衰集成帙肅衣冠盥公堂以獻于公公讓弗受迺揖于藩諸君曰是維布德宣惠饋餉不乏之功也迺揖于臬諸君曰是維度紀律行於師旅之功也迺揖戎閫諸君而進之曰是維將兵戮力久勞瘁于戈甲行伍之功也僉謝曰吾輩雖罔敢暇逸效尺寸於所有事而受成於公是吾輩區區之功公曰曩者群盜愈熾師老而怠中用命不用命而威克厥愛以濟是維中丞馬公之功也僉謝曰馬公于公同功一體者也公不自居公之功大矣公曰明明廟謨赴赴雄斷　主上神武萬世之功也北首稽首曰休哉甚無似辱從諸君後遂執筆書于末簡

贈叅伯何先生入覲序

石湖何子以廣右藩叅知大夫入　覲藩諸大夫淡山方洲彭子省吾林子定寮陳子暨吾臬諸大夫淡山

錢子西橋陳子往餞于郊則謂梅國劉子曰子知何子乎劉子曰知夫何子者廉慎人也其也昔者試冬官政何子時爲都水郎政繁而集事雜而整正公嚴毅勁蠹去奸冬官卿大夫咸譽之比其承乏夏官何子進屯田大夫政集事整猶其爲郎也才益顯矣未幾進永平守服闋守零陵郡永平邇畿內零陵隸楚咸稱難治何子廣冬官之政治二郡二郡咸宜之迺進察知察知藩貳也位益高事權益重何子君之幾二稔恤殘民振武備足饋餉矜兒賊恤殘民愛也振武備威也足饋餉惠也矜兒賊勇也愛則民親威則人畏之惠則懷勇則服是故廣右之政溥於二郡二郡溥於冬官其澤則冬官著矣二郡壽矣廣右博矣廢幾哉施諸四國四國弗治以周者未之有也天子臨御之初聿新庶政陟黜大明何子首以歲事入辟龍光覲於燕譽福祿膺於申錫四國之政澤益溥益洽以周矣僉曰有是哉可謂知矣迺賦皇華以贈

贈

贈都憲張公巡理湖湘序

粵西藩左方伯東吳張公受　天子簡命進都御史撫巡全楚兼理戎務重任也使者馳　璽書授

公速公徃粤西之藩臬諸大夫謀贈于公謂文學大夫劉子文以鳴之劉子曰夫張公者豈弟為令之賢公卿哉昔者起家進士三仕為禮部和敬清直進藩參簡亮恊恭秩如也逾宦擅政左遷牧支郡群議攻之尋授以臺中御史巡按西陝風度凝肅復進楚臬副治荆襄廉慎嚴果民用以黃既而綰貴臬益嚴益威憲紀丕振遷進為蜀藩方伯二稔取材迎佛加以師旅澤溥而周惠章而明赫如也言官請為撫蜀都御史不果以憂去官復請為撫鄖都御史又不果遂有粤西之命公治粤如治蜀深思曲慮過之三尺百務咸集澤益溥惠益章矣君子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其公之謂與夫治禮莫如敬行政莫如恭脩德莫如慎涖下莫如威感民服惠則人心懷之故德崇而禮達禮達而政和政和而威斯民服惠斯民懷矣矜執是以往撫一國則一國之民安宰天下則天下之民舉安勳業震焉聲澤流焉說相高宗甫佐宣王中興商周弗專美矣然則謂公為今之賢公卿非邪我惟先朝耆俊是任公惟賢惟舊民舉用彰左右

天子嗣位公孤宰輔

明主用緩轡于萬邦其在茲行哉其在茲行哉

壽林母方孺人序

粤右參知莆林子母氏方孺人出大行人柳東先生後柳東道學倡莆者也茲歲秋八月二日壽七袠將致詞遣其子萬殊代祝粤藩臬大夫闔將軍咸爲林子走使頌焉僉謂劉子曰子善爲辭劉子曰諾昔者林子家食封君公教之庭傅教之壼母氏教之閫內林子性敏好學尤嚴諸母氏之教學成發解于鄉還拜其母曰兒榮是林子曰弗敢也舉于南宮入第于天子之廷使于四方還拜其母曰兒榮是林子曰弗敢也擢進士觀政于工部天子重恩命母爲孺人既而林子忤權逆謫潮陽永壽落職還拜其母曰兒辱是林子曰弗敢也擢逆伏誅起宜春郡丞母教之曰兒母遺价告之曰兒慎母忘吾言哉林子奔封君槐庭公訃歸母曰先王制禮弗可過也服闋母遣云

國恩未報母以我念爲也林子弗敢彊復守括蒼郡政成名籍甚擢祭知廼取道省母于家囊橐長物母喜曰吾兒信無負吾言矣夫林子者今賢大夫也茂德雋材純行貞志母德之徵也天以眉壽畀母昌母

之福也天以眉壽昌毋之福報毋也是故林子聲生
譽張位日崇嵩皆昌毋也何也位崇則祿豐祿豐則
養備養備則孝隆孝隆則德廣而子道盡矣子以毋
成毋以子徵故曰皆昌毋也余曰子可謂知林子可
謂知林子之毋矣盍不牓其辭為毋氏頌劉子迺歌
曰維莆有山兮八甓龍蜕先與天始兮後天與終毋
也眉壽兮萬福攸同維莆有海兮東極蒼茫坤厚以
載兮百川納藏毋也眉壽兮萬福攸降

羅氏世慶圖序

茲維羅氏世慶圖也圖何圖羅氏止慶也首何盤麓
清隱也盤麓遂易隱居教授築室源泗山麓自稱
盤麓耕讀終身焉曰清隱言其迹也次何太平宦蹟
也盤麓之子西畦起太學授太平郡倅端謹脩潔治
行不愧循吏夷民懷之曰宦蹟言其政也次何竹坡
講道也竹坡西畦伯子維藩力學苦行鄉後進執經
問難無虛歲屢試鄉闈不錄卒學官弟子君子惜焉
曰講道言其蘊也次十何著東川歷履也東川西畦

仲子維升博學宏詞敦行脩義薦鄉舉南宮對策
大廷出宰新會入為廷尉評通朝籍　武宗初御
逆監毒禍縉紳臺諫禁諱上封事論時政切直謫頌
教

還今　上紹統起守台入覲銓司上最　詔褒
異進東粵衆藩屬乞謝事乃老曰鹿鳴佳宴言其進
也曰瓊林醉歸言其寵也曰花縣鳴琴言其軔也曰
棘寺評獄言其節也曰黃堂敷政言其澤也曰金門待漏言其儀也曰九重
抗疏言其節也曰黃堂敷政言其澤也曰龍顏面覲
曰天語褒旌言其譽也曰方岳旬宣言其化也進以
章之寵以羅之軔以餞之施以考之儀象節暴澤流
譽張化溥可謂備矣弗謝事焉已茲弢君子曰厚哉
羅氏慶與盤旋基之也西畦餞而芾耀培爾矣竹坡
未見也殞矣東川其崇哉岡如阜如陵如山如巍而
鞏矣厚哉羅氏慶與博矣遠矣孰與之京哉是故圖
之圖之者昭永久也

泉輓詩序

泉輓詩何泉藩大夫李子母也李子泉母人爲李子
哀其母哀其母者哀其賢也母賢何舅姑養也織衽
躬也飲食精也賓祭腆也夫子順也亂嗣成也婣族
睦也皆母之行也是故養舅姑孝也躬織衽儉也精
飲食勤也腆賓祭敬也順夫子和也成亂嗣慈也睦
婣族惠也孝而不怠儉而無奢勤而終敬而餘和而
正慈而則惠而溥婦道也母也備焉母賢也是故人

皆哀之哀其賢也君子曰李子哀母子子也人爲李子哀其母友友也子子子道也友友友道也子道篤而交道從之人道敦矣人道敦治道隆矣是故誦此詩者可以觀世矣

贈進士朱邦憲令南漳序

進士朱邦憲廣漢人也予視學西蜀舉鄉薦登嘉靖丙戌第授楚之南漳令適予起制客京師諸門士進曰邦憲服夫子教素矣往哉南漳惟夫子終教哉予曰昔也邦憲爲諸生子試之論道知其學也論政知其才也業許之矣冉試之學也博而粹矣才也充而達矣進之試于鄉薦則裒然爲有司者錄矣予喜曰不負哉子知也予既去蜀入粤邦憲三試禮部上第矣予聞之復喜曰不負哉子知也夫南漳楚僻邑也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有政事焉邦憲舉其學也才也措之何有哉樂正子爲政孟子喜而不寐門人問曰樂正子強乎有志慮乎多聞識乎皆曰否許之曰其爲人也好善邦憲之蘊予既已知之矣往茲南漳布德施惠集事去奸剔蠹思日孜孜而訑訑戒焉將不惟好善圖哉忘已下士搖謙恥盈則獲上乎下聲生譽張南

漳猶反手矣由茲進焉達之天下御輕車康衢王良
造父為之後先也何有哉故曰好善優於天下諸士
咸曰約哉言乎終身誦之獨邦憲已哉子曰諸子友
邦憲者也責善之道能無言乎諸士則曰廉哉曰慎
慎而禮方而正剛而能柔勤不倦而終誠以主之遜
以出之庶幾哉今也已矣諸士咸再拜謝以告邦憲
邦憲惕然趨再拜曰孱也劣惟惠言弗率是懼敢請
益予曰子勉之哉他日俾予復喜曰不負哉子知也
斯可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賀少司寇凈峰張公序

玆秋九月總督巡撫兩廣少司馬兼中丞凈峰先生
張公拜　天子命入為憲部少司寇廣右藩臬閩
諸長貳欣喜相告走使徵言為賀謂予小子辱公厚
知公為深也惟公閩傑也始餐解鄉薦第一舉禮部
進士敭歷中外三十年矣始也授大行人皇華咨諏
舉能其職進春官郎典治邦禮和秩有倫既而廣右
督學臬僉乏銓部以公請　帝曰是嘗宣德達情
不辱朕命者乎可既而東廣廉郡守乏銓部以公請
帝曰是嘗文學才行著名儀部者乎可既而進兩浙

視學臬副乃訪奮庵孟參之銓部以公請　帝曰是嘗清介慎勤著名醖司都乎可既而征討交南制師大臣以東廣藩憲專治焚務請　帝曰是嘗督兵瓊海征黎有功者慈祥著名珠郡者乎可既而交南告靖銓部以荆鄭撫治中丞請　帝曰是嘗宿謹乎可鄖西蒞止河陜諸地調鴈方集銓部以撫巡江右中丞請　帝曰是嘗三督學政文教大振耆乎可江右民衆政繁荒歉相繼公方經置就緒而總督兩廣大司馬蔡公丁艱請代輿論非公不可冢宰從諸公合臺諫疏公進大中丞以請　帝曰屢試獨賢簡在朕心往哉可公乃授節豫章建旗度嶺開鎮蒼梧節制諸司儲餉提兵運籌授略初征嶺西之封川再征石江之柳州諸寨酋醜所向無敵捷聞拜少司馬兼中丞金綺大寮擢益專威望益重矣比者秋官少司寇乏銓部復以公請　帝曰方紓南顧之憂嘉以內召之命可哉公才德勛望東征西伐吏畏民懷兵威寇殄崇遷屢拜縉紳大夫交相慶幸廣右諸君子久在節制之下禮賀爲可容後顧予小子不佞其何爲辭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言有功也然則謂公爲殿天子之邦非耶

學優政達天下古今
洞識提綱挈領舉元酬應辟諸為長而靜
空鑑平衡以待妍媸輕重無爽也是故奉使則達典
禮則莊視學則端長民則惠征蠻則威用兵則肅撫
綏則靖督鎮則嚴名實加於上下固如是也今也位
日尊望日崇　聖明眷寵日隆以渥行將進為司
馬則邦政以平進為冢宰則邦治以休三公論道三
孤弘化安社稷綏蕃夷昭旂常而垂史策之功大矣
天子之邦非公殁之而誰哉敬歌采薇為公頌

贈郡丞陳君臺院交旌序

吾郡少守小山陳君攝郡守事志端才達識慎政勤
茂著賢聲允孚公議　督府中丞秋山顧公擢貳
司冠下檄旌異未幾巡察侍御見湖陶公按應得代
申舉臺檄為請君首列焉為郡學博士率諸弟子
如詩臺臺之儀歌音樂於郡治之堂諸屬邑令佐
咸詣君門士矣子暨胥史庶人在官者咸以序展
拜於君以兩臺交薦一時並舉昔未有也郡博士
以告於予徵文為贈予嘗讀班孟堅范蔚宗作史循
吏傳輒歎曰何古人治行不多得也夫孟堅紀西漢
文翁而下五人而已蔚宗紀東漢衛颯而下十有一

人而已豈彼皆不足取與蓋漢高承秦苛政凡事簡易禁網疏濶務為寬厚光武繼廣求民瘼故内外匪解百姓鮮奔之繁密務用安靜敎化如翁明察内敏持法平恕養視民如子好為民興利禁止奢靡吏民親愛如遂信臣至於衛子産理鄭民事居官如家秦伯平以禮訓人不任刑罰崇好儒雅劉祖榮簡除煩苛禁察非法狗不夜吠民不見吏王稚子秉清修之節盡心奉公務在惠民夫諸循吏者初無皦皦之行赫赫之譽而班班所紀不過如此蓋其不動矯激平易

治行昭著表表然也我小山陳君閩閩士也奮跡賢科起家文學性敏行醇政平化舉率乃祖教授公之遺訓承乃考憲副公之嚴範涵養粹懿持守堅定是以所至有聲隨試輒效教仁化人臺諫徵判汝寧以臺院薦擢承吾郡廉靜寡欲上獲下孚辟之駕轀車就熟道一日千里也昔者漢於循吏召為廷尉正徵為京兆尹擢為大衛都尉賜爵關內侯遷至御史大夫代丞相皆起於治郡然也小山蒞治甫期聲行卓越秋山見湖二公舉典旌賢特為之兆云爾他日徵召遷拜崇階峻秩寧可涯乎傳曰罔俾阿衡專美有

商予亦曰罔俾諸賢尊美有漢

賀邑令四山莫侯旌賢公論出學校幾之所在

朝廷之公論出太學郡邑之公論在太學如宋中葉宰相勢所必重者也朝廷之公論在學校雖非朝廷進退政事得夫太學諸生揚言之天子從之公論所在幾也亦勢也乃若郡邑之公論在學校之善學校之士得太學之比而郡邑守令之賢政事之善民心知之預聞焉聞而得以言焉譽不過情稱不溢美亦幾也勢也公論不可掩焉者也吾庾邑令四山莫侯蒞事一期于茲政事之善治行之美民心知之學校之士亦多稱之公論所在不容掩也茲歲春正月督府丞秋山顧公拜留都少司寇撫屬邑令賢者舉憲典下檄旌薦之為諸吏勸郡學懽然無所聞公論出言為賀予曰不佞老矣杜門謝客自學校諸君知侯之賢善為我道之諸士歷階而進曰莫侯蒞事也視民如子治宮如家凡公移所舉有利於民者侯欣然行之良法美意朝發夕至也稍不便於民則憂形諸色委曲詳盡辯白改行之萬一不合則請至於再至于三必從乃已如官庾雜儲間有逋負當道曰可免罪而增粟也侯曰罪可免也粟不

可增也令遂止民乃安饒之陶器上供有常數也典役者告乏當道欲加徵賦稅補之侯曰徵出於賦賦取於民民貧甚矣莫若取於官帑之羨事易集而民無怨咨也當道從之庚與南之保昌接壤貧民食其利小忿則爭爭則隙成隙成則攘奪毆戮不已也吾庚素弱彼昌則強悍日逞有司復黨莊之侯知吾民無控也極力扶救貧弱者始得自活至於健訟攘臂搤吞駕誣良善侯皆情折法徵之夫豈得已哉至於民枉得白馭下刑雖嚴而情則恕無宿憾也里胥自費方為減損若濫侈以過於奉承不為也心此善政更僕不能盡請公裁之迂史嘆曰嗟夫為政之難難在下也知人之難難在上也莫侯治行之賢秋山旌薦之公庶幾兩得之矣諸俊傑能知之真言之詳則於公論所重信有在矣他日登于臺諫忠言直氣扶植公論於天下固所望也養于太學連章累疏振揚公論於朝廷如宋劉陳諸賢此其兆哉詩曰蛇蛇碩言出自口矣諸英俊之謂哉

南康陽氏族譜序

南康陽氏族譜譜南康陽氏之族也按譜陽之傳自上世邈矣周景王封少子陽樊以陽為氏周末適燕

家比平傳之唐諫議城居晉後為道州刺史遂家郴
傳至模辟地吉之鵝村傳至坤銀青光祿大夫虔州
節度使又傳至閔徙南康家焉仍北平者不敢忘本
也陽譜之修自宋國子學錄孝本始入我　皇明
宣德間教諭順修之未克成弘治初族人興厚輩十
有三人重修之今六十年矣比者邑學弟子曜舒吏
部需選官美從其族之尊者賢尚賢統德器德通德
濟德昕德懋德鸞長者茂賓茂霄濟而幼者茂程茂
聰茂嘉茂祿茂蕃茂盛繼繩繼轍合議以為譜系雖
明未獲名世公卿親為之序以增光前聞也迺典牓

謁誠詣予請序其端予辭不能則懇言曰吾邑郭陽
賴王諸譜公嘗序之今也吾族仰慕於公素矣惟公
文重一代今之韓柳也韓退之諫臣有論柳子厚遺
愛有碣公不念小子獨不念先諫議哉予惟自古受
姓命氏皆有爵者之子孫其傳之久遠則繫乎世德
相承以昌大之辟之木本固則末茂辟之水源深則
流長而培霈之功不可無也昔者列國皆有世譜漢
去古未遠也燕自召公至惠侯九世已失其傳次名
氏太史公作燕世家因而錄之無加焉范文子謂其
受姓命氏自虞夏商周以來益久且大可謂不朽魯

叔孫穆子謂之世祿所謂不朽者乃在立德立功立言然則此三立者保族傳遠之本也燕國九世失傳非不此之務而或隳之哉茲爾陽氏累世之傳著於序例詳且備矣諫議啓於前學錄振於中教諭承於後如松栢生於高岡大十圍長千尺歷千百歲猶存長江大河之流逾千萬里東極於瀕渤滄溟無際也愈久愈大愈遠愈盛不亦昭昭矣哉是故世家大族子孫衆多固以修譜為重而維持之意又以保族為先能保其族傳之不朽則千百世可徵也是故予所望於陽氏之裔培木之本濬水之源立三不朽以永其傳繼絕教諭之芳躅踵學錄之遺軌追諫議之遊休庶無負於前聞而於今日諸族之意為不虛也念之哉念之哉

太保王文端公奏疏序

昌邑柳菴先生王公登

文皇帝首科進士授翰林編修累遷至吏部尚書少

傅太子太師

英皇帝復辟得請謝政歸壽八十有四可謂完節令

祿大夫贈太保賜謚文端書

終也矣公平生著述文詩類編為集傳世久矣惟奏

疏散逸寡存有遺悼焉玄孫南寧通判于寅克篤前烈作令全板時極力訪求錄其乞休者十有五通辭謝者五通陳邊務者二通求而弗得蓋尚多矣裒萃成帙壽諸文梓屬其序之甚卿里後進與公曾孫編修思同舉於鄉亡子曾嗣與于寅鄉舉同焉二世交契景慕尤勤鄙劣無文其何敢辭惟公一代名臣也歷事

四聖侍從五十餘年得君之專媲休伊傅居位之久並美姬召漢唐遠宋公卿以賢稱者不多讓也當

膚帝比巡景王在位多事之秋中外倚庇顧乃連章屢牘懇切敷布引疾辭焉進秩辭焉加祿辭焉疏至二三十上不止請留陳焉亦至三五上不止謙遜退避可質神明誠懇惻怛可貫金石非虛文干譽托詞要君者比也是故君子觀於是錄可以見進退之節可以見辭受之義可以見憂國之忠可以見處事之智可以見敢言之勇蓋公資性純粹涵養精熟抱負宏博謀猷深遠是以道隆德盛迥出人表而文辭温雅論議嚴正足以上感

皇心下孚衆志前追聖模後啓賢軌有裨於世經國

維士風名教不淺淺也噫虞讀周誥典刑如見卷舒
悉須法戒具存豈人誦家傳已哉其不佞敢敷揚其
大者爲天下後世告

賀中丞秋山顧公拜留都少司寇序

比者留都刑侍位虛擇代冢宰合諸九卿大臣廷推
督府中丞秋山顧公以請　帝曰可使者馳傳以
告公聞　命拜稽首謝時皇臺龍江吳大夫忽遞
兼備兵事首進爲公賀再拜致詞而退則移書于予
徵言以贈予昔叨厠花曹無能有爲茲復何言爲公
贈哉惟今刑侍古士師也周典秋官司寇掌邦禁以
佐王刑邦國漢置侍郎隋唐以下置亞秋官貳刑讞
佐平邦憲位尊而責任重矣是故在虞則有若皐陶
明允在周則有若蘇公敬徵至唐則有若劉琢之選
議王播之詳決至宋則有若彭汝礪之執法張九成
之平反可攷也今也公之位士師司寇之位也公之
任貳刑讞佐平邦憲之任也公德隆望重才優政練
歷試往昔居刑曹則平恕居郡守則廉慎居藩臬長
貳則公明正大仁厚寬平聲譽赫赫在人耳目往歲
節鎮虔臺撫巡四藩九郡布德宣猷務持大體食以
不歙而足兵以不試而威刑以不肅而嚴群吏奉法

諸將用命黎民樂於田野戎卒勇於行伍寇盜遁跡於深山窮谷不敢犯一矢之遺邊陲咸賴焉人有恒言陽明之靖寇秋山之安集其功一也何也在陽明則寇賊肆侮在所當征在公則寇賊感化在所當息是故陽明當公之時則必整兵以殄戎所謂易地則皆然者也況茲留都重地　皇上寵命方新天下繫望於公方以冢宰司馬爲受大之地將如百揆之宅三公之輔不但皋蘇而已彼唐宋諸賢又可同日語哉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

贈大中丞秋崖朱公撫督浙閩序

茲年夏六月諫史以浙閩多故請設風力臺臣撫巡其地資兵鎮定之事下廷議擇才德兼長威望素著大臣以往疏

中丞秋崖朱公請　　璽書節鉞從事蓋重任也公

聞報曰可天官卿合推吾虔督府既得代吾郡陳守其戴公頌禮不容已徵予言爲贈

惟今元宰夏公昔任都諫首建斯議時予叨長浙藩倘推剡未預聞其詳夫浙天下首藩也人民政事寔為繁劇錢穀貢賦出納稽察甚不可缺閩海連亘東南寇盜叢薮伐鎮定尤不可緩者也元宰倡議舉行

上下攸賴今復繼申其請識治體者固如此維公負
望天下久矣昔為州牧稱惠稱義為郎署稱敏稱達
為藩使稱毅稱介為臬使稱嚴稱果比者拜中丞開
府於夔東制閩西制楚南制粤中制吾土首以端方
廉正振率百僚去貪墨禁饋斂群吏惴惴慄慄不
敢犯麾馭戎伍號令整肅寇賊小聚一鼓擒之草野
清謐不數月風聲聞望赫然震動於四方矣今茲之
任匪公孰宜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
子有之公之謂也今之輿論謂公才全德備體具用
周謨謀器識深沉弘遠茲往也兩浙政務修舉黎庶
阜安宿弊盤結掃而清之閩海諸寇釜魚囿獸兵戎
所向如草斯薙不遺餘力矣昔周宣王承文武之業
天生賢佐以為之輔若吉甫文武為憲方叔顯允壯
猷申伯樊[illegible]為邦山甫四方爰發召虎式闢南海嬴
業用盛[illegible]我　皇上嗣統神功聖化赫然中興同
符周宣而公之勛伐才望視諸佐媲美焉頌公以傳
君子
天子命之

清瘦軒集序

清瘦軒在郴學講堂後大宗伯兩洲先生王公作也
公安成人遂學碩德清才偉望正德丁卯發解江西
鄉試明年戊辰會試授郴學博士至則創作斯軒講
學論道育才造士於此乎寓植竹數本根培枝達修
竿勁節有衛淇澳之盛名其軒曰清瘦蓋有取於蘇
長公語也歲甲戌公登進士上第羽儀朝著矣是軒
巍然尚存兵憲滕君某懸以藥扁少宰燕泉何公記
之流風餘馥興起後進歲乙巳郴牧朱某氏增而新
之公之門人朱廷舉者復爲之記茲歲丁未仲秋望
郴判王應祥氏肖公像于軒儀度亦赫赫一方具瞻竹

愈茂軒愈崇清瘦之風愈遠矣贛別駕喻正中氏亦
公門人通輯軒記授之梓人屬予爲序予忝鄉里下
邑人也受知于公素矣不腆之辭何足以揚公休燕
泉何公文章巨擘也其記清瘦謂稱竹似賢稱君子
比德於竹公端凝簡重清介嚴毅負公輔之望於天
下矣如燕泉所評矣公年彌高德彌邵位愈尊崇勛
愈盛大矣節操堅定馨馥騰播其涵養於清瘦而克
實光輝愈昌愈久豈直郴人頌之天下之人頌之矣
予復何言昔衛人美武公以菉竹起興曰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稱其學也曰瑟兮僩兮赫兮喧兮稱其

容也曰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稱其服也曰如金如錫
如圭如璧稱其德也然則郴之清瘦瞿衛之猗猗青
青者哉予不佞請賦淇澳以弁斯集之首詩不云乎
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噫衛人之思郴人之心其先得於郴人
之思郴人之心其同然於衛人之心與

序別

序別何序黃子之別也黃子告別諸君子詒祖賦詩
飲之歌之迁史序之夫黃子鳳厓字首卿吾郡猶邑
人先世以戎伍寓籍應天傳至黃子美質儁才茂學
餼行掄選京兆學官弟子嘉靖癸卯秋試舉京闈進

士閒者幸之比歸猶求展立墓水木本源不忘其思
郡邑大夫人士欣樂黃子奮起科第為卿邦光郡太
守請于督臺樹綽楔表厥里宅事竣反江東卒業太
學異日捷南宮對　大廷列侍從臺諫名位通顯
斯為大歸之圖茲別非恒別也惟吾郡居西江上游
山川美勝人才顯盛傳自古昔有宋中葉濂洛大儒授
受伊始道源之院風月之臺聲教百世不泯入我
皇明先達彙起有若郡守劉公克修以風節稱有若
憲副蔣公性存以才望稱有若憲僉蔡公九節以文
學稱有若少參張公天衢以德業稱皆表表也黃子

鍾靈毓秀遠有所宗年富力強氣充志銳駸駸上達
愛莫助之夫士品有三道德上也功名次也竊望于
黃子者仰師先賢尚友鄉士大夫豈他哉詩曰伐柯伐
柯其則不遠

贈都憲右丞淨峯先生張公恭拜　新命序

嘉靖戊申朱月右司馬右中丞張公拜左司馬入掌邦
政以平蠻大功奉　皇上新命寵擢都憲右丞時
公方受　璽書節鉞仍兼中丞總制湖南川貴三
鎮征伐苗寇師中錫命威令一新西廣藩臬闔境戴
公蕩平鎮定之休弗能忘也藩使倡率遺書徵言為

皇王聖文神武

[illegible]敬陳之惟我
[illegible]上追高宗宣王中興商周一時名世大臣輔佐
禮樂征伐大典大權不可勝紀內而　九廟
四郊　明堂禘祫儀文器度昭哉盛矣外則命將
制師東夷納款西戎效順北虜薄伐獫狁諸邊鎮戢
戈韜矢沙塞肅清而南蠻兩粵三奏膚功捷音宣引
於　大廷之上武功告成丕哉隆哉無疆維休哉
惟我張公鍾稟海鎮完氣出唐曲江文獻之裔學貫
天人才兼文武誠令之傅說吉甫也久歷崇階巡撫
嶺南巨鎮運籌制勝掃穴焚巢除暴安民上紓

朝廷南顧之憂下垂邊境太平之福是故都憲右丞之擢白金文綺之錫異典殊恩出自　宸眷邦家之光縉紳之慶大矣遠矣匪直公之休聲碩望表著一時實佐我　皇上玄德格天神威震世耿光大烈昭垂萬代者也耜予小子寡陋無文掇拾鄙俚道諸君子戴公之恍公贈云爾乃若揚厲崇勛鋪張偉烈上擬采芑之雅歌式之頌鳴我　皇明駕軼商周之盛惟文章鉅公在予惡乎敢

贈崇義令尹碧峰陳侯考績序

崇義邑學俞博士致書於迂史曰令尹碧峰陳侯治邑六載乃以其三載之績入考諸弟子喜其奏最以去而慮其喬擢不復也將攀留尼之止乎將祖餞張其行乎敢請公言以決諸迂史曰留之私也情也送之公也禮也情不勝禮私不勝公無亦送之而冀其復來則情禮交盡公私不相悖矣於是率其弟子請予言為陳侯贈予嘗喟夫崇義之難治也蓋崇義開設為邑甫三十年爾城池雖築民居鮮聚學校雖建士子鮮集坊里雖設服役鮮齊是故為之令者令必寬守必廉政必平心必恕刑罰必省征斂必輕訟獄必公則民心悅服而聲譽上聞矣又是烝叢訕興疾

視而心非巷議者衆矣夫令民之父母也令以子視民則民以父母視令不然讐敵相視不可一朝居矣是以義邑之為令者不數人而以完名去位者鮮矣惟高令者廉慎公平寬大和緩孚下獲上銓部以臺諫徵去之日民之攀援載道歌頌盈耳誠如赤子之於慈母奪其乳而莫之舍也比聞碧峰之為令也寬而有制廉而不激平而得中怒而合節刑賦無暴斷訟無私不近名不要譽不矯矯以飭僞不汲汲以求進外若和而內則剛貌若温而中則確乎不拔是誠難能也是故崇義之民載之誠如父母而不忍釋也夫士之於民類也民愛之士未有不思者也士之思之士未有不思者也士之論議耳目之聞見士與民一也今也考績以往攀援而留者民也歌詠而送者士也士猶民也民猶士也各盡其情而已矣予書復之母尼侯行

都臺旌奨序

督府中丞秋崖朱公擢拜撫巡兩浙兼制八閩海寇得代申舉憲典奨薦江廣閩浙四藩文武群職蓋援其才能表著者以為諸屬厲志之勸亦以懲戒不職俾知勉圖後效也臺臣舉措有關政體固如此予南

安所武職與茲舉者四人若徐千户宗韓其一也宗
韓上世以來襲授南安守禦所副千户父鳴陽與予
為友婚其毋於予内子周宜人贈淑人女弟也幼失
怙恃予待之如已子提撕訓迪靡不加意巽其振奮
有為光乃父毋恒惓惓也臺檄既下三族姻黨咸為
之喜予外甥國子生蕭汝德内姪周國英輩咸請予
言以為之賀予昔副中臺撫巡東魯南畿督漕六藩
十二總運文則藩臬郡縣武則閫垣衛所諸職旌薦
糾覈以為勸懲文姑弗論于武取其謀勇素著才幹
有為廉謹自持惠養無雷上可以統帥次可以備偏
裨統馭操縱奉公守法者皆在所取昭憲度申王章
也秋崖中丞獎薦茲舉豈亦慎重其事而無敢徇私
自徇哉乃若宗韓獲與獎薦之榮在衆人以為賀在
予則加勉焉爾詩曰無念爾祖蓋勉戒後人之意也
宗韓曾祖以德將軍知詩書閑武備識時達禮大為
郡守東海張公所稱許至今戕所思慕之宗韓以優
給出幼承襲世職謹畏勤勵凡予教言奉持無失先
領操備今考屯政皆武職重務也非廉靜無以服軍
士之心非振揚無以作軍士之氣非嚴肅無以起軍
士之畏憚而奔走號令也宗韓勗哉年富力强志純

氣銳有功則陞有勞則賞聲譽日著祿秩日增進進未易量也偏裨將帥之任可期而至豈直今日一奬薦之榮哉宗韓字漢傑皆予所命顧名思義存乎加之意爾宗韓勗哉汝德輩聞予言欣欣相告曰重哉言乎敢不再拜爲漢傑謝

杉溪詩序

杉溪在閩之泰寧泰寧邵陽屬邑也溪出邑北茶花嶺經大杉嶺東注匯爲何潭閩之山川以邵陽爲勝邵陽以泰寧爲勝泰寧以杉嶺杉溪爲勝吾郡學博士蕭子元鎮世居茲溪迺稱於人曰杉溪人稱之亦曰杉溪詞工墨客善蕭子者感爲之賦杉溪聞諸子曰智者樂水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而有得者與君子謂蕭子以杉溪自命殆智者之樂觀瀾而有得者與君子謂蕭子以子取杉溪以悟道杉溪因蕭子以闡秘地靈人傑兩得之者非邪不佞竊比風人作杉溪之篇維彼杉溪其流湯湯君子居之其樂陽陽其樂陽陽德音不忘維彼杉溪其流滔滔君子有之其樂陶陶其樂陶陶德音孔膠維彼杉溪其流瀰瀰君子宜之以燕以喜德音不已

督府旌能序

予嘗讀范蔚宗東漢史卓子康為密令勞心諄諄視人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而不忍欺之魯仲康令中牟專以德化為理不任刑罰訟人爭田良也夫令之為吾也民與事而已治事而事集治民而民安今則舍矣夫卓魯者自東都以至今不啻千萬年矣而稱頌不衰不違道以干譽不矯情以近名要之德化為先民安事集是以譽播當時名垂後世古今稱賢令者未能或之先也吾邑四山莫侯起家賢俊發軔師儒美質茂才優學練政作令吾庾敏於治事惠於愛民儉財節用省刑簿罰寧簡於奉上而不忍於剝下寧拙於催科而不巧於誅求禮不可廢為之不辭曲意承順迎合遷就不為也是以令行化洽聲生譽張郡邑知之藩臬薦之臺院稱之無異辭也日者督府中丞秋山顧公拜少司寇舉憲典旌之卓魯庶幾哉而吾庾得為密與中牟也不其幸與禮行之先邑佐賢寮行詣予請言為贈予正有感於斯舉良民者振古道以澤民

也爰書其美而致日望之私云